

苻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豈臣多議
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

澗按此二則係張諡涼州記世說注引之附于此又按晉書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侍中後

于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曰頗行嫉

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

酪養性人無嫉心

契吳山在縣北七十里赫連勃勃北游契吳而嘆曰美哉斯阜

臨廣澤而帶清海吾行地多矣自馬嶺曰北大河曰南未有若

斯之壯麗者也

太平御覽

涼州記

八

可藍山一名都盧山皆湟水泉并頭山連互赫連定勝光二

王敗於涼州登可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曰朕承大業豈

有今日乎

太平御覽

澗按可藍山在平涼縣接百泉界

赫連定據平涼登此山有羣狐繞之而鳴射之竟不得一定乃

嘆曰咄咄此亦怪事也

太平御覽

澗按目上三則係赫連氏涼書附錄之

喻歸西河記

黔縣湯球輯

姑臧匈奴故曰蓋藏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蓋鳥城

初學記八

西河無驚桑婦女著碧纈裙上加細布裳且為戎狄性著紫纈

襦襖以外國異色錦為袴褶

御覽六百九十四

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

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同上九

張駿立謙光殿成後池中有五龍晝日見移時乃滅水通變絲

色駿即為銅龍以厭之駿卒不勝此殿

同上九

喻歸西河記

喻歸西河記

六百五十七
小三十三

慕容熙造逍遙宮初學記二十四

光始五年春慕容熙與苻后征高麗至遼東為衝車馳道以攻

之御覽二百三十六

李陵居長谷之東先主與高雲遊讌往來每憇其家陵與其妻

王氏每夜自齋酒饌而至御覽四百七十五

馮跋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苟妻產

妖傷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御覽十一

高閭燕志

廣雅書局

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尚書韓諱御覽作諱似誤為右僕射

時嵩諱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諱弟軌為東中郎

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方謝帝顧曰躍

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十一

德將死以超為皇太子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慕容納沈靜深

遂外訥內敏御覽四百六十四

張詮南燕書

廣雅書局

道光元年辛巳新鐫

段氏沙州記

二酉堂藏板

沙州記序

按魏書阿豺去自號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宋新亭侯段國所纂沙州記卽唐志之吐言渾記也原二卷今亡佚甚多特就所見鈔之又錄太平寰宇記吐言渾始末以補其闕

沙州記序

一

段氏人莫雙頭而夫之八暴前楚外攝大兩普合計一
世歷太平十五年自春至雨至正且自南來合指王帝安京
王乃對齊白齊而西而至
李國原山谷之東方土厚高雷越越書來其感其來刻與其表
之
光祿正子合恭容謝段君曰高麗至遷東漢潘車顯並以文
後名謝書以置宮二千四
山州燕志
無續葛叔健

沙州記

宋新亭侯段國纂 或威 張 澍編輯

澆河西南百一十七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
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糶于地都不生草木蕩然
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于是取號焉 太平御覽 水經注

澍按澆河城一名故廓城相傳趙充國所築晉永寧時拜吐

言渾主阿豺為安西將軍澆河城公即理此地也水經注宋

少帝景平中拜吐言渾阿豺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又云澆河

故城北有二城東西倚角

澆城東北三百里有層城城臨洮水建初三季羌攻南部都尉

沙州記

二

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弁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

聚洮陽即此城也 水經注

西宏城東西西疆城因山為名可容八百餘人 太平寰宇記

從東洮至西洮百二十里 水經注

澍按後漢書馬防傳注東洮即索西縣故城在今岷州政和

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水城又按後漢書注引百上

有一字

洮水奔熱江水俱出澆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也

初學記 太平御覽 水經注

澍按太平御覽即伯為則伯即又按酈善長說墊江即山游

經之白水山海經白水出蜀郭景純注從臨洮之西傾山東
南流入澆而至墊江故段國曰為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
故知澆臺即西傾之異名

洮水出嶺臺山東強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迤吐言渾
中又東北運會城北又東運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運降狄道故

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 太平御覽

枹罕城西有麻壘壘中可容萬眾 水經注

吐言渾于河上伯橋謂之河厲長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伯基陸

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相鎮壓兩邊俱平相去三丈於大材口

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佈 水經注 初學記

沙州記

三

澍按酈善長曰橋在清水川東也

仇池山號百頃上有百頃池壁去百仞一人守道萬夫莫回 初學記

澍按回宜伯向

六月二十六日發龍涸晝夜蕭蕭常寒不復得脫襦袴將從七

十二人而盡黎黑口唇青 太平御覽

自龍涸至大漫川一千九百里夜蕭蕭常有風寒七月市隍是

雪遙望關山皓然皆白 太平御覽

龍涸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險峻使十八人固險雖萬夫亦

不能奔 初學記 太平御覽

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虺無尾太平寰宇記

鳥鼠同穴山鳥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黃而無尾凡同穴地皆沃肥壤盡熟如人耕多生黃粳紫草太平御覽

澗按沈約宋書沙州甘肅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粳紫草恆有雀鼠同穴也寰宇記引色小白作而小白盡作蓋

辛鵠山多巖石少樹木甚似魯國南鄒山傍山北行三十里遠眺顧瞻百里但見峻嶺巖無尺木寸草太平御覽

澗按寸草寰宇記引作把草辛鵠山寰宇記作辛鵠山沙州記

辛鵠嶺東北二百里有大山遙望甚似東嶽岱山極高大險峻頗有靈驗羌胡父老傳云長西王母薺蒲山太平御覽

澗按山有鹽池在敦煌縣西南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渡三十里海即此女國也太平寰宇記

澗按國在蔥嶺之南其國代巨女為主王姓蘇毗字末羯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巨丈夫惟巨征伐為務也

大白蘭千二百里有可蘭國風信卑陋從開闢來口不知口味目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是西夸中不滅者土無所出置大養羣畜而已戶落萬餘其人頑弱見異人舉國便走太平御覽

白蘭國人季五十以上齒皆落得因地寒多瘴氣也太平御覽

澗按白蘭國西羌別種後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言渾西北至此利模徒東界郡鄂風信物產卓岩昌同或帝保定元年鞬獻使至

自大嶺嶺北乙沸界屈海游西南三百里有鹽從湖半寸形似石味甜美無黍河東也北堂書鈔

乞弗虜之地不種五穀惟食蘇子本草注澗按乙弗敵在吐言渾北國有屈海周回千餘里眾有萬落風信鼻吐言渾同然不識五穀惟食魚非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

沙州記

塞北有數山皆培塿小山北堂書鈔附錄

寰宇記云吐言渾即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徙河涉蠻有二子長曰吐言渾少曰若洛廐涉蠻死廐代統部落別為慕客氏渾庶長廐正嫡爰在時分七百戶鼻渾渾鼻廐二都俱牧馬馬鬪相傷廐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鼻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鬪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自致鬪鬪起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之北今朔方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其後子孫據有枹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詔州西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北其於山在今合州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州郡之地至其孫葉延曰禮云公孫之子

得曰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曰吐言渾為

氏尊祖之義自吐言渾至孫葉延會孫視耀皆有才畧知古今

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

豺兼併羌氏號為強國遣使詣宋駟黃阿豺死弟慕瑁去遣兵

擊乞伏弋苴弋苴奔隴右慕瑁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宜據長

安為後魏主所敗擁戶口十萬餘西次罕开慕瑁大敗之後弟

慕延去太或帝遣兵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

于闐國南依屬賓七季乃還舊土慕延死阿豺兄樹洛于子拾

寅去始邑於伏羅川至元孫夸曰去為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

沙州記

太

西十五里有地方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賈虜其南界

龍洞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一在赤水一在澆

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嘉賀川西有黃沙南北

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郭不居而隨逐水草

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其主椎髻曰阜為衣其

妻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辨髮於後皆戴金毳丈夫衣服略同於

等夏多曰纒羅為冠亦曰繪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東髮曰多為

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頌則稅富室商人曰充用焉父

兄亡妻後母及嫂等并北狄信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威成初夸曰寇涼州詔賈

蘭祥率兵討破之又攻拔其洮陽况和二城置洮州今臨洮郡而還

或帝天和初其龍洞王莫昌率眾降曰其地為扶州今同昌郡二季

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季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

溝至伏俟城夸曰遁走虜其餘眾而還隨開皇中夸曰侵宏州

今在安化郡遣上柱國元諧擊之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

馬領略界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夸曰率其親兵遁遁其名王十三人各

率部落而降夸曰在位且百季死曰後還曰慕容為姓其子伏

允去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駟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

保西平今西平郡帝復令親王雄出澆河曰掩之大破其眾伏允遁

逃部落來降十餘萬口伏允思南遁於山晉開其故地皆空自

沙州記

七

西平臨羌城曰西且末曰東祈連曰南雪山曰北東西四千

南北二千里皆為隨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

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郡也於是西順不之遣伏允無曰自

資率其徒數千騎答項隨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及順復其故

地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

大靈王順顯降於曷重建其國封順為平西郡王仍加虺巨屈反

胡曰烏可汗之號旋又為其下所殺十季去順子諾曷鉢為河

源郡王主其國自稱衰弱而吐蕃強盛高宗時為其破滅諾曷

鉢曰餘眾復來降中開叛去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曰諾曷鉢為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為青海王

或太后斡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言渾狀曰部落或擬移就秦隴

秦今天水郡隴今汧陽郡豐今九原郡靈今靈武郡

宜漸去邊隅使居內

地用為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曰為並是偏見之一端未

為長久之深策若近秦隴則并監牧雜如在豐靈復并默啜密

邇必巨慮其翻復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軌

通乙句賁徃季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及其逃叛之

日穿監收掠馬郡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

明驗矣徃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忝其於中國

無所損傷但失小許吐言渾耳豈曰句賁之為害同日而語哉

今吐言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去蕃

沙州記

而至于也臣謂宜當循其情曰為制勿輕撼之使其情地稍安

簡取當處疆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為非亦易杜絕兼

毋使達蕃情識利害者共宜超兄弟一人歲徃巡撫曰撫護之

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曰為羈縻戎

狄之良策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小許吐言渾終無巨傷

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定主未知所安必在早安置置之計

無令驚擾速生邊患至極拱四季諾局鉢卒其子宜超嗣去聖

厯三季投宜超左豹韜員外大將軍仍襲父烏地也拔勒豆可

汗宜超卒子曠皓去曠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安樂州其部眾

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今信多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貞

元十四季十二月曰朔方節度副史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

沙州記

陳主愈驕荒于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搵孔宗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

其皇后沈氏者望蔡侯君理之女也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年不得一御陳主嘗至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曰何不留我也沈后為詩曰誰道不相憊見罷便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為留

時有人自稱老子游于建康與人對語而不見形所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酌之陳主夜夢黃衣人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又缸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都城無故自壞地生白毛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飯忽變為血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見

省主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始鄭都將七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

說郛卷四十五

十五

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及大軍迎于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舡而渡

初陳武帝即位夜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陪位闕庭還宿于黃門侍郎孔宗範舍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北而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看畢凌空而上既覺為宗範說之宗範曰吾年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憂之至是溥尚存焉

又陳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至有烏一足集其殿廷以背畫地成文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水開識者以為獨足蓋以指陳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火德至得火而灰及至長安與其屬館于都水臺所謂上高臺向水開或云陳主名叔寶反語為少福亦敗亡之徵焉

陳主既至隋宥之給賜甚厚班同三品及從東巡登邨山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優詔謙讓不許

陳主字秀元小名黃奴陳宣嫡長子也以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于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葬于邨山初梁末童謠曰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汚其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辨死齊之羣臣以謠言曰于齊文宣曰僧辨本色巴馬于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庶陳字也文宣問其皂莢咸謂灰能知既而陳滅于隋說者以江東謂羝羊角皂莢即隋氏姓也

說郛卷四十五

十六

大業元年勅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為
 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暹為副廢三墳舊道令開道通衢有
 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
 聞初皇之有童謡云修治洛陽還晉宋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
 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為豫州自豫
 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殿別有宮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
 郡兵大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崇澤入泚千餘里又發淮南
 諸州郡兵大十餘萬開刊溝自山陽進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
 水面闊四十步造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

至奉

乙

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
 四十餘所

東都大城周圍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
 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
 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
 植櫻桃李柵兩行至端門自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
 下中為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重棧上重名
 大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闊
 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治水有天津浮橋貯水
 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棧四所各高百餘丈過洛二百步又
 流洛水為重津渠闊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接船入

洛重津南百餘步有大隄南有民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
 普為重樓飾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
 縱橫相對自重津南行盡六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
 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通時人亦謂之五橋
 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西
 二里至苑城傍城行三里有天經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
 廟室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南二里至丹水渠南五里至伊水
 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南過黃道渠橋南
 道西有右候衛府出右掖門門傍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塲南臨石
 馮口即煬帝門師濟開梨所君石馮東西二百餘步闊五十餘步
 深八尺並用青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

至丁

二

鐵為細腰互相鈞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馮口三十步初造馮之
 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於是填塞馮成不過一羊即破碎上令
 濟開黎之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開黎亡還復毀彼前後計用四
 十萬工以馮三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端門東有左掖門南道左
 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二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南洛水有埭
 津橋通翻徑道塲新翻徑本徒外國來用見多樹葉形似枇杷葉
 而厚大橫作行書約徑多少綴其一邊靡然呼為梵火道塲此
 府道街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城東有
 宣仁門臨大街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外夾
 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即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斬戶
 坊東至雙槐樹三里宮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

門東行二百里有興教門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即東光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藏左藏有碑門六重重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東即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金嘉門門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猷門出含嘉西有圓壁門西有圓壁城城正南有曜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六武門門內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宅宅西拒周王古城城西即入范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西連謁者臺臺連石胡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華座座西即

全宋

三

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第即右號衛府府西連右禦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蓋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梗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南第二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秘書省省西連尚食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西抵右掖門街街西即掌醢署署西連長醢署署西至梗米窖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左掖衛府府東即拉左掖門街街東即西錢坊坊東連東錢坊東朝堂南第二街第一左號衛府府東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屯衛府府東連左禦街府府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監東即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光祿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太府寺寺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

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太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抵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即尚書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抵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二十八尺門內四十四步有承泰門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永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廊連市坐宿衛兵永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軒廊周市門內一百二十步有乾陽殿殿基高九天從地至陽屋高一十七尺又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階階一作軒文混樓樓簷據百重崇拱千構雲楣綉柱華棟碧瑤窮軒覺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絲網絡十不至地

全丁

四

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上流刻漏則鳴鐘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東有東上閣閣東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東舉門門東四十步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殿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步左延福門出于東行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而有西上閣入內宮閣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步道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殿周以軒廊西華門南四十步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街大業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見朝臣則宿衛隨入不生則宮人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菓奇卉東有大井二面闊十

餘尺深百餘尺其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大門東
二百步有興教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北二百步有章門
入內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內尚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右
內政內省少府內監內尚光祿內厨道右門下內省左六衛內府
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
不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北三十步有景運門北二百步有
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書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入道左
有內史內省秘書內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鷹坊內
甲庫道右命婦朝堂惠口法雲二道場通真玉清二玄壇接西馬
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有玄靖門內有玄靖殿周以軒廊即
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出玄靖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

五卷

五

行百步有開闔重門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入寶城
城內有儀鸞殿殿南有烏梓林栗林有葡萄架四行行長百餘步
架南射堂對開圍門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址傷城三里
有方諸門門即員壁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即西苑之
內也

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周繞龍鱗渠其
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合香院第四承華院第五凝輝院
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儀院第十結綺院
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善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水樂院第
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
名花秋冬即剪雜綵為之色淪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

剪紵為菱荷每院開西東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闊二十步
上跨飛橋過橋自步即枋柳條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
其中有道通亭四面合成軒架之麗冠絕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儔
故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之屯別置正一人副一人並用
宮人為之其屯內備養鴛鴦穿池養魚為園種蔬種瓜果饋饋米
陳之產靡所不有其外游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畫舸日暮
奏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秦游之曲施內造山為海周十餘里水
源較夫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日
餘尺上有通真觀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棧成
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繞十六院入海東有
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已極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

六卷

六

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圍圍門入西苑歌管管管諸府事乃
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初射衛卿列推秘書丞景嵩真總監宗官
城時布兵大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重延袤三十餘
里高四十七尺其內諸殿基及諸墻院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在
宜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
行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宜仁門道地西去宮城六里大司市周四
里在河南縣西十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曹家橋東
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遠市二十門分路入
市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即國府舡舳鱗萬計市南臨洛水
跨水有臨雲橋橋南二里有豐都市周六里通門十二其內有
二十行三千餘肆幾千齊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陰迥衢相注市四

壁有四百餘店重接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奇出積山上春
門東十二里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澗池池東二十里有
本林園備池塘臨玩之處建國門西南十二里有景峯宮宮內有
金景殿及射堂樓觀池隄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名潤宮周十餘
里宮北通而冠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其中有閻風亭
飛樓霞觀行兩臺清昇殿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欄青蓮峯峯上
有翠微亭將賞之美於斯為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敕內史各
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勅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
於揚子造臨江宮宮內有凝暉殿及諸堂隄十餘所又勅王弘於楊
州造舟及樓船水殿一作航板船板坊黃笈坊平乘檣幢軒舸等
五千餘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駕幸江都宮發藻澗宮宮宿平

卷五

築因頓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
其能舟西四十五尺闊五十五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
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節以卅粉飾以
金碧珠翠雕刻奇麗加以泥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
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並各殿脚
一十八人並着雜錦綵粧襖子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百八十
人分爲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
壯者爲之皇后御次水殿各翔螭舟其殿角有九百人又有小水
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珠絲網絡已下殿脚爲兩番一艘一番
百人諸妃嬪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綵舸並西重加網絡
貴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脚百人又有朱鳥航

七

卷五

八

二十四艘茶壚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
並兩重其架舸人名爲舸脚爲茵茵一艘一廿六人又有飛羽
舸六十艘一重一艘一廿四人又有青鳥舸十艘凌波舸十艘
官人習水者乘之往來供脚一作及船脚四方餘人有五樓船上
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下坐給黃衣夫舸別四十人三樓舸
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場玄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舸
別三十人又有二樓舸一百五十艘五品已上及諸國蕃官乘黃
衣夫船別二十五人板舸二百艘戎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
衣夫船別二十人黃衣舸二十艘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從官并及
五品已上家口坐並船引給黃衣夫十五人已上黃衣夫四萬餘
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鸞舸五百艘八提舸二百艘舸
舸二百艘並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帳兵士自乘不給夫
發洛口部五十日乃盡舸相繼二百餘里騎兵兩岸一十餘
萬每行次計部界五百里之內饒造食飲多者一州自昇十時天
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夫
兩岸舸舟而行冬十月車駕至江都十二月至城東岡於武牛城
西邊黃河汜水之上
二午正月帝御成象殿元會設庭燎於江都門朝詣侯成承殿即江
都正殿殿南有成象門門南即江都門二月人駕出揚子臨臨江
宮大會賜百僚赤綫於凝暉殿清戲爲樂四月初上監丞任洪
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五月勅
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爲部京戶六千餘家七月自

江都還洛陽勅於汾州西北四十里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岑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者月臨河盥漱即涼風凜然如八九月

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時御此殿宜於此館之西別為一殿曰乃造承乾殿後改為毓德殿在京行次金城郡黨項羌首朝

見帝問曰古有先乘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曰相俾猶狀

之後帝咲之至浩澤川橋成乃行先是造觀風行殿三間兩厦丹

柱素壁雕梁綺棟一日之內巖然峙立夷人見此莫不駭駭以為

神異六月勅開末濟渠引汾心一作水入河又自汾心一作水東北開

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

四年二月自京師還東都造天經仙柳二宮九月自塞北還至東柳

改吳林為交林胡瓜為白路黃瓜吹茄子為崑崙紫瓜梁柳有清

九

必泉水周潤二里許即衛平所得火龜之處清冷水南有橫清東

南至碣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冷水入通

濟渠亦唐興之兆

五十兵郡送伏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它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

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煮以飲碧深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

等神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為青飲核榧根

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漿為女飲江茝一作為黃飲人作五香

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

香為主尚食五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

六年四月帝幸灑川宮避暑十二月勅開江南河自京口直餘杭別

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又擬通龍舟驛宮草頓並足飲東巡

十

十年總公東進幸北平榆林宮四月車駕幸汾陽宮避暑宮所即汾

河之源上有名山管涔高可千仞帝於江山造亭十二所其最

上名翠微亭吹閣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暉疑碧紫嵩澄

景最下名尚陽亭亭子內皆縱廣二丈四邊安劔閣每亭舖六尺

榻子一合山下又有臨汾殿勅從官縱觀

十二年春正月又勅毗陵郡通守路德集十郡兵近數萬人於郡

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驪宮十六所其流觴曲水別有涼

殿四所環以清流共四殿一曰圓基二曰結綺三曰飛宇一作四

曰涌泉其十六宮亦以殿名各宮芳夏池之左一曰驪光宮二曰

流英宮三曰紫芝宮四曰凝華宮五曰璿景宮六曰浮絲宮七曰

舒芳宮八曰懿樂宮左第一曰采壁宮二曰椒房宮風宮三曰朝

十

霞宮一作四曰珠明宮五曰翼仙宮六曰翠微宮七曰層成宮八

曰千金宮及江左叛燔燒遂盡又欲於禹允造宮未就而天下大

亂十二月修丹陽宮欲東巡會稽等郡群臣皆不欲

隋遺錄

顏師古撰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皆不嗜駕車泣辭帝言遠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特征之樂車留指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茂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木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濟黃河入汴堤使勝巨艦叔謀銜命其船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濟河之夫不忠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叔來即止其訛言長人皆苦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妥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踈釘為刃後隻輪車

九卷

下以柔榆為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何妥傳自都抵汴郡日進御車女車許輕反垂絞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中中笑語莫左右不開也長安貢御車女衣寶兒年十五腰肢纖亞駭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簪迎釐花云得之嵩山焉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華名之花外散紫內素膩菲芬粉黛心深紅對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遠指揮德音初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態態今注曰於卿卿才人可便朝之世南應詔為絕句曰學盡鴛鴦半未成出

有神袖大憨生綠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翠行上大悅至上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為舞臺上重葢日簾無即蒲澤園所進以負山蛟蛇紐蓮根絲貫小珠間曉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鍍金機號為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殿脚女吳絳仙有善其宗麗不與群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華召絳仙將拜婕妤透值絳仙下嫁為王工萬郡妻故不克諧帝寢與罷擢為龍舟首機號曰峽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為長蛾眉司宮吏曰給螺子黛五斛號為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五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食如絳

九卷

仙真可瘞穢矣因吟持械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推罷落梅將身倚輕機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子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綵之綠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淹文集中華魚所化也絲織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問唱司花女泊絳仙他姬莫如蕭妃志妬不擇由是二姬稍相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滴入無賴早橫波紫津降顯族小峨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伴魚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功吳言囚有儂語也帝昏油濈深律律為妖崇所惑嘗游吳公宅鷄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為殿下後主載車紗

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綠紫紋方子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
中一人迥美女帝嬖自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麗華也每
憶桃李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取恨方倚曉春閣試
東郭鏡紫毫筆書小研紅綃竹答江令壁月句未終見錦綸虎躍
青驄駒雖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
繇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
目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
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
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憲詩及寄
侍兒碧玉詩小憲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
傍小憲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

九卷

伏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
留機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為之擇賦曰○見面無多事
聞名爾許時生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頽然不擇後主
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
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將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
怏怏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自我為殿下復以往事訊我
耶隨叱聲愕然不見

帝幸月觀煙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門不關左右方寤
帝凭妃有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蕭鼓最調宮婢衣帶為蕭
液胃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為寶兒有私帝披單
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迥入寢殿蕭妃銷笑不知止帝因曰

往年私幸妾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月
宿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伶心不減今對蕭娘情態常幼劉孝
綽為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憶時情未
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沈水未成灰又云
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笑動上林中除却
司農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遙逝今來已異幾年事矣妃因言聞
說外方群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記揚素了人生
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昭
明文選獲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
衣被風綽直泊有頃帝觀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樓下埋雅
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使名香於四隅煙

九卷

氣霏霏常若朝露未散謂為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
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迤秋月掩奩寢
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垂頭搖頓四體或歌吹齊
鼓方枕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簾支即然後
成寢別賜名為來夢兒蕭妃常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能安之
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常在何交車中
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
下私効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
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頭顛愁侵骨綿綿病
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為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絲從髮裏生
聞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敗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

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白瓜州宣奉迎進合歡水果
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握解絳仙拜賜後
然因附紅綫小簡上進曰○駟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帝
里無復合歡心帝有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來辭絕之深
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挂動及月觀果已離簡不復連理帝
意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也亦何謝左
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為折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杏娘侍
御帝曰我取杏字為十八日杏娘復解羅字為四離帝顧嬪妃曰
爾能折朕字乎不能當碎一孟妃徐曰移左豈房右豈非淵字乎
時人皆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擇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為非聖人耶
於井底起於內盜賊攻於外互閭長處通虎黃郎折曰馬德勤

卷九

五

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
可奏即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
勞逸也故上子有遊息之歡農夫有休勞之節容爾罷服從其
勤勞勞無怠盛溢於爪髮蟻虱皆於地容朕甚憫之俾爾休哉
從使使以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上進上之文朕於侍從之
聞可謂恩久可作前件事其有違章之變

大業拾遺記

唐 顏師古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而借。指血染袂。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則命雲屯將軍麻叔謀。將黃河入汴堤。使勝巨艦。叔謀御命其船。以鐵脚木刺。試彼淺深。鰲止。謂滑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即止。其詭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安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踈釘為刃。後隻輪庫下。以柔榆為之。使滑動不滯。使牛御馬。名曰都抵汴。日進御女車。車轆垂絞。綉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泥車中笑語。翼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真寶兒。年十五。腰肢纖纖。駭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帶迎。蒙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蒙名之花外股紫。內素膩。非芬粉。蕊心深紅。附

卷二 大業拾遺記

四

三

爭雨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四長。薄其香氣。積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不多睡。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數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傅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為絕句曰。學畫鴉黃牛未成。垂肩揮袖太愁生。緣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帝行。上大悅。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為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貢山蛟。曉功逆根。絲貫小珠。間疋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鑲金織。號為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見殿脚女吳絳仙。肩其柔麗。不與眾輩齒。愛之。其久不移步。絳仙善畫。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羣召絳仙。將拜。好。適值絳仙下嫁。為玉工萬翠妻。故不克詣。帝寢興罷。擢為龍舟首機。號曰燈。嗣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為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蠟子。蠟五斛。號為蠟。蠟子。蠟川。波斯國。每顆值十金。後徵賦不足。難以銅。給之。獨絳仙得賜蠟。不絕。帝每

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願內謂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機。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菊。輕。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皆越溪。進。耀光。梭。紋。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蘭。縷。之。綠。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蘭。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遣。之。帝。獨。賜。司。花。女。泊。絳。仙。它。姬。莫。預。蕭。妃。悲。妬。不。憚。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嘗。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景。橫。波。黛。染。蔭。顏。簇。小。蛾。幸。得。團。圓。伴。成。夢。不。兩。價。住。意。如何。帝。自。隴。廣。陵。宮。中。多。效。吳。言。因。有。儂。語。也。帝。嘗。酒。溢。深。往。往。為。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鷄。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為。殿。下。後。主。戴。車。紗。皂。幘。青。綽。長。眉。綠。絲。錦。純。綠。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女。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麗。華。也。每。值。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燒。紫。瑤。鑿。書。小。研。紅。絹。作。答。江。令。登。月。句。未

卷二 大業拾遺記

五

三

終。見。韓。擒。虎。搗。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入。珠。簾。風。景。以。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龜。酌。紅。梁。新。醞。勸。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亘。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憲。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憲。明。奇。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幸。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願。儂。儂。會。有。爾。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為。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頰。然。不。憚。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茲。時。何。見。罪。之。深。邪。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尙。自。我。為。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帝。幸。月。觀。烟。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不。開。左。右。方。廢。帝。見。妃。肩

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蓄微調宮婢衣帶爲蓄微因結笑聲吃吃不止
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迺入
殿蕭妃謂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
復惜矣後得月寶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心不滅今復對蕭娘情態曾效劉
孝綽爲難憶詩常念典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
卸粧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
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鼻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聽之咨嗟云日月過逝今
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方外葦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
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
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緯
直泊肩項帝睹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
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點名香於四隅烟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
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

卷二 大業拾遺記

六

香妃 卷二

名廷秋月妝奮裝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酒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
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握雙支節然後成寢別
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常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
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嘗在何安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懸自搖帝就搖怡
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
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
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髮理生閑來倚樓立
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
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鴉騎賜絳仙
遇馬急搖絳仙拜賜不然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
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來辭怨之深也黃
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
不仙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爲拆

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香娘侍側帝曰我取香字爲十八日香娘復解羅字
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能當辭一孟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
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擇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邪於是
奸蠶起於內盜賊攻於外直閣裴度趙德賁將司馬德勳等引左右屯衛將
軍字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突即宜詔云門下寒暑迭用
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
節咨爾聖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墟溢於爪髮蠅虱結於兜蓋朕甚憫之俾
爾休番從便儉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遇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
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卷二 大業拾遺記

七

香妃 卷二

顏公名顯云手寫是錄即前之符筆可不舉而知也志微得錄前事及取隋
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顏
公不欲華顯前途因而削乎今堯風已遠得車斯駕獨惜斯文深沒不得爲
詞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七七八悉而補之矣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可能為另一段文字或校勘記。

東觀奏記

東觀漢記

序

聖文睿德光武勅孝皇帝白壽郎即位二年監修國史
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實錄未修歲月
漸遠慮聖績湮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
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庭裕左
拾遺孫奉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
宗實錄庭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撫實無隱以成一
朝之書踰歲條例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
注逐季送史館史館別設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錄
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錄起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
宗皇帝宮車晏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錄與起居注
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聞筆未就非官曠職無憑起凡
例也庭裕自為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目聞覩
撰成三卷非編年之史未敢聞於縣官且奏記於監國

史晉國公藏之於閣以備討論

東觀奏記上卷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者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既死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即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為憂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東表

一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問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自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惡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皞正為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州句容令皞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

臣合孤綯為山陵禮儀使奏皞為判官皞又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附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輦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忠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開歲遂立為相時人咸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問之奏為侍御史

東表

二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脩禮部尚書德脩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諡曰簡度支侍耶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謂之簡仲方貶開州司馬實中仲方徵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黨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商為右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將名與庭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為都統掌記將軍冉昉陳君從為左右都虞候

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一
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相
見謂青去京復遠卿別思之宰臣乃奏郊節制近於
平盧仍許安平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
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音
聲人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與作
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風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婿鄭顥相門
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時昏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
顯衛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都統行

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即婿鄭顥赴婚
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
國姻衛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顯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
三

真美

三

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
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棹木小函子來扇鎖甚固謂敏
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
如此矣敏中歸啟益威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
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
進士陳錡銷憂閑靜話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示錡
杜棕通貴日久門下有衛士李夫名棕待之厚棕任西
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衛士一見謂棕曰
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
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棕未之信衛士一日密於棕曰相
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棕始驚信發日厚幣贈
之仍令即吏為植於都下買宅生之計無缺焉植至
關方感棕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執狀至蜀棕謂衛士
曰貴人至問作光祿卿矣衛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

又選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棕始驚憂俄而作相懿
安皇太后崩後棕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內榜子檢賈宰
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辨
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
峭疾朋黨如仇嘗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南楊嗣
復貞穆李公珣外戚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
上即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珣為
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珣字待價趙郡贊皇
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徒步

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珣非常
人也當授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迹之路一舉不第
應進士許孟容為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三城
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邳

真美

四

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雁四府齊至
門皆不就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
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草處厚乘
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材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
部員外李宗閔為相以品流程式為己任擢掌書命改
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珣風格端肅
屬詞敏贍思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
矣鄭注以藥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入召入內廷珣
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為相造假十
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十一人赤族伏誅入方伏珣守
正之祐微為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
心切終優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
者進用珣與嗣復論地畝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
相不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將晏駕以猶子

陳王成美當壁為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穎王即位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尚書至是崔郾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諡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左右前後無一人立纔處分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閒話矣自是詢問里閭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矣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長憂卿負朕撓法後不得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甚寒亦汗流洽背

李廓為武備節度使不理右補缺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威魯言即擢為起居舍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白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亟歸宮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二十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炬一作送之院吏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事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御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拉收僕臺中符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

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已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

東萊

五

舉今馬緘管收僕者是管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奏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不奏系屬皇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下平字也卿宜改名不舞

蹈而謝平後終於邪備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於大明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上始即位斥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大中八年復命韋之右補闕陳叔微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為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長於諫納從之如轉丸

李燧除嶺南節度使問一日已命中使頒旄節給事中蕭傲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燧宅卻喚使來旄節及撻門而反劉潼自鄆州

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參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已數日卻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為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贇有元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贇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贇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親植帶認是賜元贇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為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

董侔下御史獄盡問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修薄妻孥為眾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盛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示相重違即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問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示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而授給事

東萊

六

中

表論為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論寓直便中請上
日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而得否便放卿歸論謝御
召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
宮嬪取項下小帛裹以賜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
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
顥知舉後宜索科名記此書記大中初均州上宜素中
空以意補首不必補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
地願改上字亦補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
科出罵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
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據承聖旨敢不討論臣
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
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
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

東

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河洞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
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為諸子孫院卿宜相

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
陽宅者禍福刑剋師有傳受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
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
遣之

司封員外郎充史館脩撰權審於衢路突尙書左僕射
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寮僕射之隣郎吏豈有
尊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入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
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就列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瞻為康州參軍馳驛發遣仁瞻女
弟出嫁前進士于瑗納函之朝有暮國恤仁瞻不易其

日憲司札論遂坐貶

東觀漢記上卷

東

八

東觀奏記中卷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
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
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
審聖旨未識下落抑或仍舊上意貴近佑蕭也乃宸翰
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
章事落下列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
手詔追之令乘遞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
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
御按()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諭旨上曰但
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

東漢

命

九

命卿為相祕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為鳳翔從事湜
即瑑舊僚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猶度
旬日必副其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
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畢洩於湜既入相深
有昇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雅當甄別品
流上酌萬一瑑曰昔王夷父當衰晉之末崇尚浮虛祖
遺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
循名責寔使百吏各稱其職上酌陛下而遞以品流為
先臣未知致理之由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為
東川節度使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
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
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為刑部侍郎鉉
欲引以為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鄭魯

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
御展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
直學士蕭真曹確令繼和真手狀謝曰陛下此時雖湘
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
問此兩句澳奏曰齊太子家令沈約詩真以容藻清新
取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
政乘之出為浙西觀察使

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
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為京兆尹勦強撫弱
是其職任但不避馬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
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七過此是朕刑
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齋
挺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

東漢

祭

九

祭罕止貶湖南節度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為
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尹廨宅京兆尹不
得離府上以崔罕郢併敗官而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
兆尹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
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
一時壯麗尙有羨緡御進澳連書信兩上考焉

韋澳為京兆尹豪右斂于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繫其
主音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
澳具奏木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尙在限內來日
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
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
且與送錢納租頃刻租足而放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大平等三級以甄別

行貨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曰朝廷將神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五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考覆盡系經營與學雄文例捨於真才寒素增年矯日盡取於黨比羣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切司幾旬合貢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其管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廷解送不當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爲梯級建中二

東表

上

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放及第並依府列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懼遂此蘆葦蓋救一時之弊人多惜之上至孝勳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視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聖跡悵望久之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卽位後於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有差進士司馬樞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一時之事實牛藜任拾遺補闕五年瀕上封事上密記之後慈自司勳員外爲睦州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慈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卿紫蕙退謝畢前日臣所

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爲復別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賜一無所濫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緋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揚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衣銀魚沈詢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綬苗格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脩朕何所慮

東表

上

數日薛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宗饒之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卽處分中事也君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上校獵城西漸及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來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辰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宰執以懷州刺史關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讞不平景初坐貶潭州司戶參軍制下景初揭登聞鼓稱冤再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冒登聞以懲不恭也京兆府參軍盧甚昇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兆

尹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讓瑄瑄責其不遜遂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衫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為民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河南府陽翟縣令

大理卿馬曙任代北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即告于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諭以奴訴郎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貶嶺外人臣無不感悅

司農卿韋廩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示州司馬

優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

東夷

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九流天德乾祐竄嶺外

上雅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召無所開隔惟於遷轉皆守彝章皇甫珪自吏部員外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動循官制不以備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干卑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瀆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跡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宗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祕書監制曰考三代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嘲人言

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至大中十三年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裔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即位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惑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與裔綽曰卿凡有駁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裔綽前日同州是太宗皇帝與王之地陛下為子孫尤須慎擇牧守漢公在荆南日貪殘已經朝貢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此人上變色而迴馬翌日裔綽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副史苗名與庭裕責童子嚴不避馬擒至幕笞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為清議所薄

東夷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藍田尉直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文館直學士拾事中蕭傲鄭與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冤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脩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皋柳公綽柳仲郢為首稱一旦子稱不孝符組歎之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宰相公哀之放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滴言滴曰李衛公犯眾怒又崔魏二丞相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

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竹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瀉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撥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與今上護喪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曰以藝文擢居近密乖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朗為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銜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問於上故及此罪

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朗奏當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為修撰未昇朝者為直館伏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裨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勅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勅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

東英

穆駕部員外郎李澳並充史館修撰通籍為四員分修四季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為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命相朗先為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鄭言必括囊形跡請移為博士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為故事至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代方之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為知制誥坦罷任赴闕宰臣令狐綯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不勝坦命既行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政至休應多輪感謝休曰此乃首台繆選非休力也立命肩昇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由此事也人多為

坦差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子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東觀奏記中卷

東英

士

東觀奏記下卷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庭裕等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並分符竹善綏凋瘵以補梅尤技可度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頴左授秘書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詞科趙程等十人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

東奏

東奏

東奏

東奏

東奏

者眾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相己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上柳翰京兆尹柳惠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選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題託詞人溫庭筠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時為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為考官未試宏詞先鑽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柳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上銓為宜考官不合坐宏詞趙程丞相令狐絢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云遂逐之盡覆去初日官奏文星暗科場常有事沈詢為禮部侍郎聞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黨項叛援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川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

誠為邪節度使大理卿裴誠為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李訥為軍士噪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驛赴任訥性褊狃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賁撫循無狀杖四十流蒸陵日此戍臣失律監軍皆從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寔衡路衝之朗列奏上詔敬寔而語敬寔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御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劉紫紱配南衙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闕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薄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濟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勳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歛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鄰道兵送赴任凶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旨
李景讓為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以下是上猶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新事七廟宜重昇代宗以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

上時人以方術穆宗深謂景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到皇為監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①价誣奏皇謀

叛面首以進閻朝公卿面折庭爭上重進百辟之言始

坐^②价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鄰離闕日病脚已

蹠踟突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卻平上詰之遂具為上

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上問之甘心焉驛詔軒轅集

赴京師既至館于南亭院外庭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

屢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卿勿以為憂留

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別

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上問之慰悅及過

密之歲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攷偁偁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為御史大夫

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翊王覲不稱

職請移他官攷為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

瞻俱聲績不立談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

史

東

東

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女

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元輔恩禮稍異白敏中

赴邠^①行營上幸興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書御札

一副與敏中言君臣注倚之分崔鉉赴鎮淮南幸通化

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其詩於宣化驛

俯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上每

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以

權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與師

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晦悒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②宗^③死其子

上即位遣感承^④死於忠義連擢其子士^⑤下^⑥與^⑦今^⑧至

顯貴為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始終不替焉

畢誠本估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慆為淮南節度使置

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顧特

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合孤約所忌自邠^①運移鳳翔

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即位後其事遂停

武備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投於嶺外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政聲特問延英殿召對再命建節往鎮一方於是安帖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度使何徽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遂中寢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勸覆軍額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府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朝廷用宋州刺史溫璋問罪時蕭真為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接連遂擢用

武臣李瑑代實特建鎮海軍節鎮撫之以張犄角之勢兵器後誇者言瑑虛署官健名廣占衣糧沒入私家上送命戴往按覆軍籍無一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誇者之言始不勝

度支奉狀言瀆汚足段誤書清汚上一見覺之樞密使承行孫隱中謂上未省也添成瀆字及中書復入上赫怒勸添改表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拜稱賀上前聲容則緩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殿廷賀遠自樂懸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為百官首含元殿廷賀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

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傳典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

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愨引故事見執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自專事無關白者所以太常三卿初蒞事博士無參集之禮今銖重罰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夙德唯唯而已銖曰吾老不能退一旦為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卿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

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表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昇於王庭而庭筠亦恹恹不涉第者豈以文學為極致已斬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既至上於便殿閱之仍命月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便押赴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官拜疏極諫上謂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元閣聖祖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暫拜深覺缺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宮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為華清宮之幸矣

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為華清宮之幸矣

東奏

五

東奏

五

宣召兩省官說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林泚亦在館俟命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大僕御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瘵既出不復召矣大漸願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徵南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當璧為託三內臣皆上素所厚者泣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門出馬左軍副使开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

東萊

聖

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面聖人兩出宗實始悟卻入即諸門已踵故事添人守提矣开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東首環泣宗實此居方等下責以矯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徵北院使齊元簡迎耶王於藩邸即位是為懿宗歸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沒其家

見美人葬上震悼久之美人上在藩邸特承恩遇實生耶王萬壽公主焉薨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為志文皆刻其事及薨昭以下五王居內院而耶王獨還藩邸大中未嗣位之後人間切有擬議者實以此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耶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為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諡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東觀奏記下卷

石東觀奏記三卷唐裴庭裕撰按庭裕一作廷裕並有作延裕者字膺餘問喜人官右補闕其名見新書宰相世系表所謂裴氏東眷者也王定保臆言稱其乾備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其事蹟則無可考其書專記宣宗一朝之政績書中事寔頗具首尾通鑑采及三十二條考异一條在唐朝雜史中最稱翔寔世固有商維浴神海本唐宋叢書本小石山房本均脫自序小石山房本卷上末又脫二葉未為完善昔年收得戈小蓮半樹齋舊鈔本首有自序字句亦較各刻本為妥並以唐語林校過粗為可讀脫字三處尚無訂正之本謹空如右唐人雜史寥落如晨星全書如勛業起居注安祿山事蹟輯佚如牛羊日餘廣陵妖亂志同此刊行為讀唐書者之一助光緒戊申冬月長至日江陰繆荃孫識

東萊

南

共計字 四二千九十九箇

奉天錄

三卷



雲自杜龕刻
光緒十七年
江標署

重刻奉天錄序

秦敦夫先生在都中得奉天錄一冊於龍變堂觀察云出自徐星伯太史家者攜歸定為四卷篇不佞校刊焉謹按趙元一奉天錄四卷載於新唐書藝文志與徐岱奉天記崔光庭德宗幸奉天錄等並列意當日獨流傳非廣故司馬溫公撰通鑑考異引奉天記八條幸奉天錄九條絕不引趙元一錄殆局內無此也然下逮南宋陳振孫馬端臨皆著之於錄明揚上奇文淵閣書目尚有唐奉天錄一部一冊在宙宇號而近日則徐崔兩種久佚趙錄亦絕無僅有矣錄中序次考以年紀或後先參錯恐未必全屬舊貫茲無所更定若字句轉寫之譌悉心雖正固十得八九疑弗能明者僅從闕如之義其事跡出於正史外頗多成足資博覽而凡厥不同均可彼此互證間有所失如朱滔自王號冀而此以為燕嗣滕王淇然從元宗入蜀在天寶十五載而此以為預建中是役盧杞既新州司馬而此以為夷州乃元一傳聞之未審者耳至於新唐書采渾瑊埋伏漠谷事入朱泚傳而云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今觀此始知城抵朱泚營壘譚奉天城下故與漠谷近非長安也采劉洽白塔戰事入李希烈傳而云洽引還卒桓少清攬轡曰公少不利遽北柰何洽不聽夜入宋州今觀此始知洽敗

後夜奔失路反嚮賊營少清意洽將死敵故控之使
迴當日問荅尤詳不解宋子京何以皆誤加竄改如
彼也即是而知其書之可以傳矣踰時告成略舉所
知願與先生及世閒深於史學者平議之道光三年
歲在癸未夏至後十日元和顧千里撰

奉序

二

奉天錄序

唐趙元一撰

撰

緬尋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樸略不同浮華雖垂
不載至軒轅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繼有苗而
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兼并天下漢
高夷兇靜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表紹晉武滅苻
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茹平陳國太宗擒王竇肅宗
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而逆
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
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之使後
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與時浮沈者其徒

奉序

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敢漏網
羽失簡書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欲使朱藍各色清濁
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也李
忠臣三朝名將忽為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儒乃
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徒蓋
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不廢
食仰歎且洪流壞堤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撲也
逆臣賊子難可邇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痛心
疾首是用書之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一代
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櫬槍媼妍必記雖形闕奉親
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嵇紹紀信

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淖齒王敦之遺跡思奮劍而誓心疾惡之志不忘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於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官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皇之一毛以効麒麟之千里獨學而無知孤陋而寡聞跡不踐於邱門文有慙於先哲輕塵罕增於巨岳墜露無益於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述而不作有愧老彭冀革前非用警來祀云爾

奉序

二

奉天錄卷一

唐趙元一撰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情深憤惋及登寶位有誅四兇之志焉詔劍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梁洋節度御史大夫賈耽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揚節度司徒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烈充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頒行分路齊進默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萃旗鼓纒施兇徒瓦解乘勝逐北如巨海之沃熒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

奉一

葉崇義之首懸於朝矣世祖昆陽謝安淝水各一時也詩云無孝無勇職為亂階斯之謂矣

都統李希烈自謂有尅敵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責有詔勒歸本鎮希烈然生不諛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凡掠良家子姓悉為賤隸六畜資財掃地而盡昔太武瓜步迴師六州無雞犬之響遊子望舍言識舊廬元兇之拔襄陽甚於斯酷遠縱師陷我汝川河南尹鄭叔則表奏之上命工部尚書兼右僕射舒曜總禁兵五萬而討之師謀士銳所向莫敢有爭衡者長驅築壘於襄城縣焉時國家多故河北幽冀蝟毛蜂起三輔兩畿徵兵日

繼皇赫斯怒，整其旅，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元
太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
尚書李抱真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
御史大夫異姓王季公晟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
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勝而寇亦未衰，
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既多，不遑遠略，戶部侍
郎趙贊上封事請稅三輔兩畿，居宇閒架及取兩市，
富商大賈於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檢納，貪吏深文，怨
及社稷。太史奏曰：「窰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內，諸
窰盡廢之。」及泚稱兵，乃是涇原節度姚令言為謀主
也。

奉一

二

時哥舒曜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
甲士日唯半菽，馬淘牆皮而芻焉。潛表請濟師，詔神
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
秉哲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襄城勅大梁節度司徒
李公勉發師，犄角而攻之。雙軍書往來同會於汝州。
之薛店軍令不嚴，為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旗大潰，
戎器委數百里。鐵馬一萬蹄沒焉。洛陽士庶惶駭，北
走河陽。西奔崤，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臣
奔於大梁。高秉哲、劉德信收離集，散駐軍於汝州。
詔涇原節度姚令言赴援，總師五千東至澆水。時京
兆尹王翊屬吏置頓牛酒，儉薄將士，色厲遂傳箭而

迴十月三日巳時也。

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樞密，并賜資金帛。時御史臺
左丞奏云：「涇原士馬違命，迴戈令言星馳至長樂，坂
道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擁令言而迴上。又使使勞
問賊已列方陣於通化門，門衛欲拒使者強之而未
及，宣言加不順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書等宣慰，
勞之許以重賞，又載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普王纔
出禁城門，賊已至於丹鳳門，詔召六軍久無至者。
時關東河北頻戰不利，屢發禁兵相次東征，警衛遂
虛上，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或曰：「朱泚
是失意之臣，恐懷僥倖，不如遣十騎捕之，使陪鑿輅。」

奉一

三

若脫於泉為害滋甚，不然以卒誅之，養獸招禍立可
俟矣。上與儲宮經略不遑而賊已犯禁門，遂以普王
為先驅，皇太子為殿，韋淑妃、唐安公主親王、貴妃等
一百餘人策騎而去。乘輿次於咸陽，咸陽令李衡備
集其妻親奉御膳，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傳食
而過。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門
下侍郎平章事盧杞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御史中
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右領軍使御史大夫令狐
建京兆尹王翊、駕部郎中郭雄、翰林學士陸贄、吳通
微等悉於咸陽而及焉。
郭曙與家僕數十人於苑中獵射，聞蹕伏謁道左。上

宣勞之志願期從上計之
駙馬郭暖先與公主失意上收公主在內隔絕經年
及後驪山往覓得公主策騎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
至山驛齊及乘輿

四日平明至於奉天丞尉惶懼拜舞於縣門其日上
幸縣令宅宰臣近侍各居解署時右金吾將軍御史
大夫入北門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乘輿既
出遂奔行在上以渾公為工部尚書行在兵馬使渾
公有膽略泚素憚之既而乘輿乃安時奉天備禦防
守皆渾公之謀也君子曰高祖困於彭城而用陳平

奉一

四

之策漢祚興焉晉武得謝安石晉室無替古之君子
亦有是夫

渾公雖武勇絕倫而謙讓無匹乃以令狐建為行在
中軍鼓角使嗣滕王湛然為金吾大將軍嗣郇王寓
為右衛大將軍前神策軍京西都虞候侯仲莊為金
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使
仲莊有剛勇善謀略保衛之功次瑛之勲也

初建中之始術士彙道茂奏云國家不出三年暫有
離宮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制度為壘以備非
常上以道茂言事數驗遂令京兆尹嚴郢充築城使
具畚鍤抽六軍之士督策之時上初即位刑清俗泰

感夏而土功大興遠近不知其旨及此都馬

上初幸鳳翔依都府而謀尅復或曰張鎰雖陛下信
臣職日淺所管勁卒皆朱泚部曲本漁陽突騎兇
眾城中既立朱泚本軍必生大變以臣度之非萬全
之計也敢以死請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
其月六日李楚琳殺張鎰而歸朱泚

初令言陣於五門禁兵不出百姓觀者巨億遂整旗
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鋒自龍尾道上於中間周呼曰
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貴兇徒大呼有頃入宜春院
及諸宮時倉忙之際本朝禁衛騎士及坊市百姓擔
負財帛填街塞陌連日竟夜既而羣盜與令言謀議

奉一

五

慮難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異志若迎而為
主事可捷矣遂於招國里以禮迎之泚畜姦伺隙久
懷非望羣盜既至偽讓不從而命為使者設食久之
以觀衆心於是火燭星羅觀者萬計

泚入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權臨六軍
國家有事東郊徵涇原師旅銜命赴難將士久處邊
陲不閑朝禮軍驚御駕乘輿已出應定見神策六軍
金吾威遠英武并百司食糧者三日內並赴行在不
去者即於本司著到如三日後移牒勘彼此無名當
按軍令義無容貸

泚移居白華殿朝臣見者悉勸迎駕泚顧望錯愕知

未得衆心源休入移時籌之言多不順勸以僭偽此甚悅之猶尚未決

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後乃知源休既陳矯計切勒十城門不許出入時六日夜也

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兇徒必來城請為備禦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太尉忠貞朝野共知柰何有此傷大臣之心安可令泚聞之請以白口保泚不反後二日泚變梟獍至於城下

上料近藩兵馬可以赴難者頒下手詔諭之皆如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勸迎且令諸道軍士

奉一

六

三十里下營時京兆府功曹姜公輔赴行在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嚴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翊衛未備若泚忠孝奉國固不以兵多為慮若狼心已變則有備無患今士馬在外深為陛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速泚攻城已戒嚴矣

朱泚既納源休僭偽之說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澠池縣聞朱泚僭偽返旆投泚泚自謂衆望所集於是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留後

泚以段秀實為心膂發銳卒三千奉迎乘輿陰起逆謀秀實潛謂劉海賓曰朱泚是薊門一卒去逆効順

先帝嘉之位登台輔不能見危授命而乃宴安耽寵吾位歷司會策名九寺雪國之耻雖死猶生爾能從乎海賓曰忠臣節義死而不亡敢不唯命是聽因擇能行者追賊兵曰城中有變使者六日一更行及駱驛虜劫而迴驗符乃秀實詐為賊帥姚令言帖用司農寺之印也

賊泚用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禦王師用異姓王李日月為西道諸軍事先鋒經略使

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傑為平虜使屯兵於梁山之西隅也時與李日月頻戰官軍大捷後被伏兵死於鋒刃朱泚出榜兩市及署兩坊門曰奉天殘

奉一

七

黨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師小將果復收亡觀此孤城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鳥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宣布遐邇各使聞知偽兵部負外古之奇詞也

初重傑縱騎追賊獨出於三軍之首兇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便被兇徒生擒親事數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軀而奪之兇渠雖衆追者氣銳志堅奮然不顧遂破逆黨斬重傑頭而棄其身親事收其神柩入奏於奉天帝見之撫屍而哭或諫曰裨將死撫屍而哭越禮

也帝曰大禮非卿所知也艱虞之際死於王事愍則豈拘常倫遂盡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頭安之頸而

埋之朱泚得高重傑頭又集偽百官大哭曰忠於彼者亦義於此為朕之無禮殺我忠臣又命偽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尅京師詔有司發舊二塋取其首別為封樹贈工部尚書喪葬官給。

時李日月兇威甚銳燒熱陵廟帝甚患之謂渾公曰朕不能保守宗祀尅平多難致使六合沸騰宗廟失主焚我陵闕兇威轉熾應是殷憂之時代終百六唐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德者進無德者讓有自來矣今天地鼎沸淮楚搖蕩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渾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

奉一

舉身自撲君臣悲淚久之渾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於項籍世祖窘於昆陽隋帝厄於鴈門魏武保於南郡三王五帝其猶患諸況陛下承百王之末威靈邁往古小有迪否而懷扼腕臣下之罪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念無以小賊為憂臣請自出一行梟逆賊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堯垂拱臣之願足矣上曰朕在蒙塵卿為肺腑別募裨將卿不可也渾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頻犯郊畿鄂公取之若指掌臣若不行兇威轉甚上許之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埋伏於漠谷之隅公自將數十騎從東門而出直抵朱泚營壘泚驚不覺墜

榻羣盜大潰公以騎少不足逞銳遂引而西李日月縱騎追之至城西門渾公謂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人彎弧射之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鋒刃亡八九馬家僕者即渾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姓李氏封異姓王以賞飛矢之捷用旌武功也

奉一

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於長安休祥私第母氏苛尅^平而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母氏始終不哭一聲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子之鑿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風

初朱泚謀變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匕首於靴中內官覺之時聖上行幸羣臣疑或草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共議匡復往返三四焉泚情洩於言段色厲奪休之笏擊泚之首羣兒駭愕濺血數步兇黨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兒曰義士勿殺之聲手相及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義侯以三品禮葬之海賓因兵亂而逸於通化門外被役驢者敗之並見害故京師號朱泚為熱熱^平堯舜號希烈為當年桀紂

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此詩言多悖逆故闕而不錄皇帝再尅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學嚴巨川有詩云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遂令撲殺之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旌其門閭喪葬官給為立廟御製碑銘君子曰昔臧氏勸事君之節空傳其名不睹其人千載之後見乎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節鍾雅咄嗟有是哉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謂乎

八日泚於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衛者多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偽

奉一

十

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冊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藥而卒故嚴巨川詩曰煙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貴道存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通宵虜將醉西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恩

九日李忠臣姚令言並為侍中仍以令言為關內副

元帥以光祿卿源休為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

工部侍郎蔣鎮同平章事蔣鍊為御史中丞太常卿

敬紆為御史大夫洪經綸為中書舍人禮儀使

是日夜三更哥舒曜拔襄城保於洛陽初公援東郊

也上謂公曰卿行師出陣與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對曰先臣臣不敢比也祇如斬長蛇磔封豕靜氛霧掃櫬槍然後待罪私室則臣之願也上曰伊尹去而伊陟嗣文王破而武王興卿父在開元無西面之憂朕今得卿無東郊之慮及發師之日上親送於通化門百官翼戴觀者萬計則曰茫茫楚塞遙瞻上將之星雺靄秦郊自有登壇之客豈唯漢稱定遠晉有正南而已哉及乎出師於通化門外無故門槍自折識者上其不利以其父翰天寶之末師至乎北門無故門旗自折翰遂斬門旗官而發師旅終有火拔控轡之難公此行踵父之徵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

奉一

十

初公駐軍於襄城也希烈莫不備懼焉有枝梧之象時公亦以名父之子不忝其役實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國軍多故糧盡援絕三將敗績於薛店城中戰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兇衆中飛矢拋木者壕澗俱滿公堅守孤城糧竭於內援絕於外軍志曰設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詩曰昊天不備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時希烈兵勢漸盛南破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攻汴州都統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擁衆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懼賊既入城資賄山積河路斷絕長

安以東飛書不遂南方朝貢使皆自宣池洪饒荆襄抵武關而入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嚴郵驛厚其供億雖有深溪絕橋而驛騎不病四方賴焉司徒李公旣以敗績詔以宋汴節度劉公洽充河南道都統諸軍事悉以司徒所管配隸焉

司徒公制將曲環前後數陳行列軍事司徒公多不從其計環以司徒公行軍司馬陳履華兵馬使唐漢臣李載等用事多阻環計及與諸將同語司徒公以不從其策自惟敗績但唯唯然環因叱履華曰都統置公腹心遂辱吾軍命左右擊之下馬極加責讓司徒李公大夫劉公皆釋轡錯愕司徒深自抑退以愛

奉一

士

憎不明無所逃於國典大咎在勉非陳中丞之過也大夫劉公謂環曰軍有利鈍時有否泰昔孟明三敗以成功良史稱其美也曲大夫豈得失禮於上公環乃止司徒公以軍敗失土上表請罪上已出宮覽表泫然謂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廟越在畿甸軍國之事一勝一負卿其自安因待之如初

十日制將劉德信高秉哲聞帝蒙塵遂拔汝州星夜兼馳於沙苑監取官馬五百疋先收東渭橋於是天下轉輸食糧在此焉軍次昭應列陣於見子陵之西隅二將執酌號令三軍曰今主上蒙塵神器無主長蛇逸網魚脫於泉臨難成功冀在憂危之日翦除兇

黨魁復乘輿勳流子孫萬代之貴言訖左右戒嚴三軍賈勇鼓聲一振奮前衝三覆其軍王師大捷乘勝築壘於東渭橋時十月十九日也

初十日朱泚自統眾攻奉天率羣不逞蟻聚之眾軍勢漸雄以姚令言為偽元帥偽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晟為偽馬以李忠臣為京留守

十二日賊次駱驛上使中使翟文秀追論惟明邠寧留後兵馬使韓遊瓌士馬三千八百人二將受詔夕而奔命夜到泥泉遊明即路遊瓌等命其軍士分部巡探東道遊奕人為賊所獲將送泚泚問救軍多少泚左右抑令蹈舞賜衣一副付偽詔書宣慰先歸者

奉一

士

待以高爵厚賞遊奕人馳還當夜發至四更關門納之惟明遊瓌等再拜蹈舞悲喜交見上膝之前席謂惟明曰兇孽滔天宗社不守忠貞之節見於艱危卿等急於國難朕無慮也二將宣布聖旨將士莫不感激

時涇原都知兵馬使馮河清進戎服甲楯垂十萬馬上大悅立頒將卒軍聲遂振

十三日辰時賊軍大合城下交戰自辰接戰至於申酉之間賊徒大敗殺傷萬計是夜賊於城東三十里下營周遍外野擊拆之聲相聞廣陌又修攻具上亦命造樓拆佛寺及仇敬忠宅而豐其用若乘城而

戰賊多敗，若出師戰，王師少利。

十七日，靈鹽節度留後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鄜坊節度工部尚書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趨奉天，賊氣方銳，設伏於漠谷。三軍深入，探候失備，奸人得便夾而擊之，為賊所敗。希全等收離集散，再振其軍。

初，泚於奉天城東南隅下營，立表高百尺，造木檻人藏其身，絕而上之，闕我城。闕帝患之，召善走砲者拜御史中丞，實封三百戶，有崇福寺僧昭悟應召而中。之人檻俱碎，泚不復更置。遂白日移帳於乾陵，上南望之，遂有雲梯之役。車駕還京，與昭悟官爵昭悟懇辭，不受。請充別勅崇福寺主，有詔依請。

奉一

西

時劉德信高乘哲固守渭橋，往往出師遊奕於望春樓下。賊設伏皆敗，績偽皇城留後李忠臣移牒奉天，城下請救兵。時姚令言等士馬敗績傷者眾，恐百姓乘弊而俘之，所抽救援將士皆匿刀箭，夜行晝伏。泚既迫急，召機巧之匠，設以雲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濶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駭。上深懷憂，顧問百官。時神武軍使御史大夫韓澄拜而奏曰：臣昔在劍南西山八州防守，戰具備，諸雲梯小技，不足上勞神慮。請禦之上，曰：昔沛公困於項籍，而得韓信寡人迫於重圍，上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澄親受聖策，潛穿地道，嚮彼來路。

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為火備。城上更廣城牆，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鏡十口，各煎膏油，散布城牆之上。

細判松脂五十車，內庫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鱗。城外羣兇三軍，齊叫雲梯，既動鋒鏑，兩集城中。木石飛聲，雷震俄頃之間。雲梯脚陷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氈，矢不得入。梯脚將陷，煙火焰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氈於是葦縛雲飛，松脂亂下，熱膏雨散。中者逼人脂，傍流凡數百步。洪焰千尺，白日為之黯。光沸聲若雷，知漢將之謀也。縱田單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言有白帝之功夫，堪季孟此韓澄之計也。拜鹽夏節度左三統軍。

奉一

主

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為憂。渾公親率列將，酌酒臨火坑，而呪曰：天道助順，志誠感神。賊泚兇悖，圍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罰。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拜訖，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潑油下脂，鼙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劔馬時十一月上旬也。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葉草糧儲，竭竭賊圍益急。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為封裏，巡城慰勞，有頃賊射百張弩於上前，三步而下。上大驚，謂渾公曰：雲梯雖捷，賊勢尚強，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易朕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苦，戰士無傷夷之患。朕之願足，渾公兩淚而奏曰：昔黃帝

戰於涿鹿帝舜征於有苗沛公於項氏爭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太宗六年援甲勉平多難況陛下承丕業之餘慶握皇圖而受錄萬方同軌八表恃賴豈以一小豎厭棄皇家百六之災得為天譴而繫聖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閒若不臬泚首獻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其困哉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仁人乎百度惟貞始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渾公之謂乎

奉天錄卷一

奉一

夫

奉天錄卷二

唐 趙元一 撰

時李懷光自魏博練精兵五萬越太行席卷而救李天也晉絳蒲陝慈隰同華等州並補授郡牧頓軍於涇陽子父相繼可十五萬朱泚聞涇陽戰鼓不覺墜榻遂抽軍却守長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朱泚圍我奉天四十餘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勞我百姓三輔兩畿轉無投義者唯李楚琳先事朱泚獨為外應餘四鎮將帥盡是王臣及泚抽軍江東劔南貢賦山積爭功効死如百川之赴滄海詩云捷捷兔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

奉二

初懷光至涇陽自以為君父之讎星夜救援方展臣子將用表誠被門下侍郎盧杞陰中之便令赴咸陽頓軍懷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發赴涇陽軍士怏怏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咸陽夜造浮橋而濟築壘於九子澤城周迴四十里中使相繼於路金帛寶貝美人相望繼踵加宰相中書令收城都統至其月二十八日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自趙州拔城從飛狐口越白馬津聞難駿奔軍次櫟陽縣有詔加工部尚書神策軍行營節度駐軍於東渭橋斬劉德信而并其軍公身與士卒同甘苦家無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寒不備裘軍氣益盛三札之

將也初劉德信軍禮不備失儀於公公斬之孔子曰何以爲身曰恭敬忠信而已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信之犯此先誠其劉公之謂乎

時李希烈兵威大盛南敗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下汴州也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即棄城而遁鄭滑節度李澄謂諸將曰乘勝之軍不可敵今以詭計羈縻而取之以圖萬全遂飛表行在送啓元兇

時李納號齊王田悅號魏王王武俊號趙王朱滔號燕王
時神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

奉二

鄧收藍田而入同華節度駱元光領銳卒五千自昭應長驅而入河東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率卒三千鎮於中渭橋與賊相持泚唯據城重賜金帛而四隅之外盡是王師泚初據乾陵使一騎於城下招公卿士庶以爲不識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時駙馬都尉郭曖守東北角手射殺數十人無不應弦而斃賊衆披靡而退曖即汾陽王尚父子儀之子也

先是朱泚典郡鳳翔有猫乳鼠表奏稱境有祥詔下中書詳議可否欲編青史衆議皆以爲不然或曰鼠者坎精主爲竊盜猫者之食是吾君利器服下之義

也今返食其乳是空我腹賊之徵也果有十月三日之難矣

以其年劔南西山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洄舉鎮五千入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於石笋街延賞無備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於東川洄以温據爲謀主據素無才略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謀者察其不虞知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皆伏誅君子曰顏氏云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張洄當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張洄所帥奴才之温據攀危輔朽不敗何待

奉二

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適從臯密謀將帥勵以忠誠覽其雄心皆願効死賊將王文獎齋僞牒誘臯臯欲斬之慮其速禍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既還且揚姦計郝通等尋破汧陽縣義寧軍使李旻以兵會之舊新興二州將王震舉鎮歸臯臯軍容益壯

朱泚以盧龍舊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僞有疾激臯將謀大變臯兵馬使翟暉以白臯雲光之黨張月桂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泚次於汧陽逢泚僞中使蘇玉齋僞詔以臯爲御史中丞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韋侍御已拜中丞便爲

吾黨可於此還卷甲而迴臯偽託心背迎而勞之
因謂之曰臯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早赤
心雲光素以書生待臯遠斂戎器付臯臯納之於庫
遂推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眾就馬
坊而悉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兇黨
無遺上深賴之拜臯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義
軍節度以旌殊能也奉天士眾聞之咸增勇氣不復
有西面之憂臯又命堂兄弁開道陳請朝廷以為雖
有誅雲光之舉賊忽併來終恐後敗臯使繼到知已
保全乃有勅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
下咸許承制授之臯慮奸人反閒以阻忠誠乃築壇

奉二

四

刑牲刺血誓眾吏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并及
珍異等尋如臯檢校禮部尚書

時偽皇城使李忠臣每坊團練人心大擾泚自奉天
行迴悉令廢置經三五日閒即使人偽從城外來布
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聞者莫不飲泣焉

初泚自號其宅為潛龍宮移瓊林庫國寶以實之識
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
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備宦豎朱重
曜曰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招百官來若不來
並對彼夷戮偽中使孫知古諫泚曰不可且陛下初
有寶位當以柔服為心使遠近忻戴若將彼妻子對

之殘害是絕萬方向慕之心人人與之為難竊謂不
可於是並獲安全賊黨既敗城內捕虜

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領卒戍於盱眙聞雖即日還廣
陵深溝高壘繕甲完守鎮海軍浙東西節度使潤州
刺史韓泚開關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驛
馬出境以戰艦三十艘舟師五千人自海門揚威武
至於中浦而還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造塢
壁自建業抵京峴樓雉不絕穿大井深數十丈下與
京江平凡數百處泚將邱岑嚴酷士卒日役數千人
去城數百里內先賢邱墓多被侵毀故老以為自孫
權東晉宋齊梁陳兵壘之故未始有也泚下三千人

奉二

五

先戍宋州即日追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
采石軍使增置營壘部內佛寺銅鐘並鑄戎器本司
取處分韓公判云佛本無形有非佛泥龕塑像任
其崩頽銅鐵之流各還木性既而並付鑪焉

少遊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泚境會泚亦三千
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以樓船金帛交聘於江中時
泚以中國多難羣華不守淮西幽燕並為敵國公慮
放倉之粟不繼憂王師之絕糧遂於浙江東西市米
六百萬石表奏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淮汴之間樓
船萬計中原百萬之師饋糧不竭者韓公之力焉與
大漢之鄴公各一時也

時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揚子
雞犬無遺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信以財帛一百八十
萬元轉輸入京少遊盡取之信自詣少遊止之少遊
長揖而遣之又遣幕佐責信楊子院財帛孔目信先
有守附三千人被少遊隸焉又加伺隙信心不安遂
急棹渡江妻子伏於案牘中信使使飛表於蠟丸中
論少遊收財事上深不自信宿少遊使繼至上問使
者少遊收包信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則無臣
發來後非臣所知也上以國步多艱恐更生一秦但
從容謂使者曰少遊是國家之守臣或防他盜不爾
實軍府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

奉二

六

大驚咸以虜情達於通變明見萬里之外少遊聞之
乃安

時諸方閑境自守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東拒李希
烈身在蘄陽數遣齎珍異間道進獻故當時推重焉
上尋命鹽鐵使包信自揚州達荆襄轉輸東南征賦
舟舩萬計到蘄口希烈賊衆二萬掩至嗣曹王臯與
騎將御史中丞伊慎擐甲力戰於永安柵大破之殺
傷殆盡是日若微臯慎之功信之所統並為盜資
以其月二十五日中書侍郎盧杞貶夷州司馬白志
貞以宿衛不警貶恩州司馬戶部侍郎趙贊貶播州
司馬尋免閒架之賦而下罪己責躬詔去聖神文武

之辨於是李希烈李納田悅王武俊及所管將吏皆
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慰海內忻若登春臺矣
其扈從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身有過犯罪減
三等升奉天為赤縣給復五年在縣城者給復十年
京城減收兩稅之半即興元元年正月一日也
是月朱泚亦改偽號曰天皇元年國號大漢泚以國
家府庫之殷重賞寶應應在京城公卿家屬皆月給俸
料以安衆心泚外賜軍士中撫班列兼修戎械之具
攻守器備費用巨萬計泚之敗而府藏不竭識者
以前後王計大臣不思萬姓之殫竭而轉輾相資務
損於人為國生患皆是廟筭無良陷君之罪也

奉二

七

時最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車不改以
藍澤滑石為玉璽以折車釭為瑞証惑其衆年號武
成國號大楚以張鸞子為宰相孫廣為中書令鄭賁
為侍中充汴州留後司徒劉公下汴州並從夷戮希
烈以蔡州為宮廣設門額分其境內為四節度以安
州為南關外生劉誠虛為南關都統誠虛武勇絕倫
希烈憑之而反後被嗣曹王臯騎將徐誠生獲送於
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卒趨捷者日馳數百里送書於朱
滔書曰昔文王囚於羑里終王八百之基殷湯繫於
夏臺後有解網之頌吾頃典郡四鎮藩夷戰懼唐主

不察信諂諛之說吾懼奸臣之禍便奪兵權雖位列
上公詔書繼至情懷恍惚百慮攢心何期天道盈虛
五運更代物極則返憂極歡來歷數在躬以登寶位
涇原四鎮士馬爭驅隴右鳳翔獻書繼至三秦之地
指日尅平吳蜀之間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
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誘之懸爵賞而招之張皇
威而逼之驅鐵騎以臨之橫行洛陽與卿大會於定
鼎朱滔得書西嚮拜舞宣示偽詔曉諭三軍使令有
司條流移牒諸道曰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寶位
關西四鎮應時款附請為臣妾唯奉天孤城危同累
卵不有廢也將何以興今披誠應圖則鼎新之兆先

奉二

也同夫夏俗待我后以來蘇今發突騎元戎四十萬
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長驅河北至洛
陽與皇帝會蹕於上陽宮牒魏博恒冀等州將士即
宜擁節歸朝達於先覺必使勳流奕葉榮及子孫如
或固守窮城不識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請
看今日之長安竟是誰家之官闕太山如礪可知非
石之言秋日麗天不易勤王之意

興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發兵臨河北地士馬宏
壯有驕伐之色以先有救田悅之功希為內應謂悅
開壁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勢相魏若下河北悉為
朱氏所有王武俊機謀者料彼敵情防其不意閉壘

清野馳使往來身且不與滔相見滔亦戒嚴秋毫無
犯軍次魏境卒情將驕欲有城下之意時貝州刺史
邢曹俊武勇絕倫英威自若勵兵秣馬固敵是求朱
滔圍城日夜攻戰

時武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書曰自古通賢見機而
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帝子帝孫吾
徒頃因讒臣罔上觸藩之際遂懼傾危拒境抗兵偷
存瞬息今朱泚竊據於宮闕朱滔長驅於河北聖上
巡狩於畿甸希烈侏張於淮楚昔班彪智士知漢祚
之未衰馬援書生識光武之可輔今請轉禍為福以
過為功勦力勤王共匡時難牒昭義魏博滄景等州

奉二

即請部署四鎮齊驅魏博擊其前滄景掩其後易定
乘其左昭義奔其右掃蕩妖孽廓清寰宇然後奉表
紫宸獻書北闕榮家榮國豈不休哉諸軍得書各進
表行在有詔令魏冀昭義進軍擊朱滔也諸將受詔
各遂攻敵武俊謂二將曰僕才非廉蔣今遇時來請
効先鋒諸公勒轡一觀成敗二將勒兵據險為武俊
軍援朱滔與武俊自辰交兵至於午未之間氣色兩
衰武俊為流矢所中遂各抽軍歸營壘武俊謂二將
曰軍勢兩衰各請騎士昭義相魏各率精騎五千昭
義節度李抱真使馬軍兵馬使御史大夫來皓為軍
正皓令三軍曰今以騎士一鼓而摧之其勢必敗賊

營若動便請三軍齊驅如覆巢之破卵百戰百勝之情也曉示訖皓領三軍騎士一萬當鋒而衝之乍聚乍散軍勢彌盛賊恍惚莫測其筭且武俊伏兵要害李抱真使行軍司馬盧元真勒兵一萬襲其營壘滔聞後軍有變左右顧望軍勢不安遂抽軍奔壘軍勢亦動被王師追逐軍遂大潰棄甲而遁武俊伏兵邀之誅斬略盡三十萬之突騎隨霜劍而星飛數百里之浮屍有長平之冤氣朱滔挺身奔於幽州天喪渠魁遂發背而死於戲天道惡盈其朱滔之謂乎於是河北諸帥獻書行在悉為王臣皇恩普沾咸蒙洗雪詩云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奉二

十

初田悅叛王命有表請貸絹八萬疋賜賚三軍此為不道之萌矣聖上以天鑒孔明無幽不燭謂悅使者曰君臣父子義無貸假四海之內皆是我家日月所照悉為臣妾卿彼將士即朕股肱若信貸假切傷物議今遣將絹八萬疋以充三軍牛酒之貺便令宣示曉喻三軍三軍愕然知有逆順田悅不遂其謀矯詐遂息旋因于邵令孤岷鮮于叔明等上封事揀練僧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悅因此得展逞謀偽稱恩制揀點三軍老少中人已下多怨謗焉田悅遂調說三軍拒我王命全軍圍我臨洛守將張丕練卒三千堅壁深壘號令肅甘苦皆同吏士莫不効其死節

唐經五月糧儲罄竭賊圍不解丕先出私家牛馬充軍食三軍莫不感激焉乾牛韋弓並充軍食易子析骸亦已甚矣

時太原昭義河陽並頓軍於狗明二山時田悅壁壘嚴肅馬公不果前進問鄉老曰按圖經此山有名否鄉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頓軍必勝之地謂田悅是兔相也丕已糧竭計無所出晨夜舉火與馬公相應飛書不遂有東風形勢甚便遂作紙老鴟而致書焉直放上高數百尺風勢愈急直上至馬公中營田悅命善射者數人射之不及馬公三軍大叫呼擊鼓迎之馬公得書書意甚急如三日內不救

奉二

十

全軍必陷馬公見危赴難遂進軍救臨洛田悅喪師十有六七焉遂奔洛州馬公與諸軍進圍洹水於城西南列三大營悅自洛州拔歸南至頓邱縣也

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實救厲門之急功無與議也然而大駕再遷亦懷光之反覆也嗟乎火焚岷山玉石同燼阻兵頡頏臣節遂虧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參伊呂而不能全何終始之不一也懷光既招朝議自居反側降吳不可歸蜀無路謂三軍曰吾進無王翦益兵之過退無李廣失利之懋吾心惟勤王而聖主見疑錫之鐵券騎虎捨耳椅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為盟主今是時也吾觀兵河中晉之舊壤秣馬訓士以候天時看其形勢見機而取之卞莊子

奉三

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軍吏大呼春三月拔咸陽城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時上幸梁洋關中四鎮各屯兵戒嚴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適從時檢校右僕射李公晟以懷光進軍於東北李公戒嚴於西南以卒五千廣張旗幟列陣於澁水之陽漸水之陰遊騎至於望春樓下朱泚閉壘而守不敢枝梧李公又使大將御史大夫莫仁擢以步兵七千襲懷光輜重騎將陽重問等五千餘人悉來款附李公謂諸將曰公等久著勤勞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節

何也公等若執迷不返則功勞併棄顛而不扶焉用彼相龜玉之毀誰之過歟用兵之害猶孽為大合殺不殺天賊乃發誠能見機轉禍為福諒可嘉也請去戎器方表素心諸將士等喜躍並棄戈矛器仗山積以禮見李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傑軍容日盛關中四鎮知忠義而歸附也則東北之役不戰而成功西南靈旗醜虜以喪魄斷二兇之勢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謀也詩云剋剋武夫公侯腹心

以二兇之間兩面受敵遂密表行在論懷光不臣之狀陳孤軍腹背用軍之謀臣請死節王事願陛下天威遠借死日生年臣之願也上覽表潛然謂公使者

奉三

曰晉帝北伐劉元海公私單乘以從行役麴三十斛以充御食尋覽史冊莫不潛然為之流涕朕今此行備嘗斯苦卿獨存臣節無物申得朕懷今將先帝血脉與卿為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剪髮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將命具宣聖旨公舉身自撲灘血灑地軍慟哭山震獸驚陣雲橫衝魚躍沸渭將士拔距爭効死節公謂三軍曰昔逢蒙善射弓不調而不射吳起善戰兵不教而不戰今饗士練師然後可用夫中國者天地之秀氣也明主之所化也聖賢之所聚也千官踰路百辟翼翼皇上行幸為賊所乘周鼎未輕臣死君難司馬公之食汝只在今日平原君之好客

終聞穎脫

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先聲一吐威名震於賊
庭號令既行逆命懸於鬼錄三軍賈勇若赴私讎公
知士卒可用以行軍司馬鄭雲遠為軍正察軍情焉
用張或侍郎為都知糧料使知轉輸焉軍帥孟日華
王賁等為心膂蒐乘補卒各有司存焉軍容大盛與
亞夫柳營各一時也

坊州刺史竇覲徵召百姓防城擬充行役管內鐵鐘
鑄為戎器監者盜其鐘鐵用充鑄鑼及鑼成而作鐘
鳴響人謂之妖怪遂聞其州縣鞫問其故乃鐘鐵也
覲自忖為發機之首遂取鑼置於淨室焚香禮拜供

奉三

三

養焉

時蔡人縱兵已下汴州遂有吞江淮之志三吳股慄
其遊騎達於襄邑縣宣武軍先鋒寧陵襄邑兩城都
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統卒一萬固守襄邑自
轉輸之粟利器山積為賊所乘不踰旬日軍敗城陷
戎裝委粟悉為盜資矣襄邑為蔡人所有高翼有勇
無謀不思孟明之敗遂憤愧投河而卒君子曰夫綆
短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斯言信矣
蔡人僥倖遂欲長驅自謂莫敢有爭衡者時都統副
使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宋亳節度劉公洽幽隴兵馬
使御史大夫曲環淄青兵馬使御史大夫李勣信并

永平同華等軍有詔以劉公為都統諸軍事五軍步
騎十五萬大會決戰於汴水之陽白塔之地自辰至
於申酉之間勝負相半賊益生兵我師不利夜後抽
軍各不相救都統劉公宵迷細柳縱騎奔於敵營也
去賊稍近步卒桓少清謂劉公曰僕射是萬里長城
國家天柱軍有先虛而後實今少有不和利縱騎奔敵
以愚度之恐非計也便逼劉公而控其轡劉公謂少
清曰若審爾者終不相負假我戎器意乃決也少清
以戎器授於劉公遂控轡而迴三更達於宋州劉公
收離集散保守城池秣馬厲兵以俟後舉

奉三

四

於寧陵路經七十里外水陸薦至樓船河中魚貫相
次步騎兩岸蟬毛蜂起蔡人驍捷自謂功在頃刻時
寧陵兩城都知鎮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彥昭宣武軍
馬步都虞候先鋒救援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劉昌胤
史端公張昌等築壘清野秣馬訓兵憤氣填膺誓雪
國恥蔡人恃眾攻逼城邑自秦漢出師攻戰之具未
足多也公等禦之九攻九拒百戰百勝元兇使道衍
之士置土壇祈諸風伯承風放火焚蕪戰柵凡數百
步間煙焰衝然風勢踰急兇徒順風上城攻掘女牆
百堵皆盡戰士多難之高公按劍登陴而望之見兇
醜方盛將士不安乃仰天而嘆曰今逆豎馮陵兇威

轉甚皇天后土豈無靈應哉昔呂光伐龜茲也尚感神獸呈質而軍師大興宋祖之伐慕容蒼鵝入幕今伏皇天之威為國除殘去害若運數有終彥昭請死於此城以勵臣節如其國祚再昌上天降鑒便請迴風知神聖之幽贊也言訖而風迴三軍賈勇請求死劉女牆高處公令旋立木棚與賊交鋒狂虜奸謀一夕萬變公皆隨而應之棚上烏衣者如光武之鴟路焉

時中丞劉昌潛謂左右曰乘勝之軍不可敵況彼眾我寡倍兵不戰軍機所誠不如拔城以示弱東至宋州與僕射連轡出其不意功必易成遂令廝養之卒

奉三

五

策騎而備焉高公知之勅諸守人各固封界無令失機遂自往下城先謂公曰頃為女牆戰棚未得用機今戰棚已燒女牆又盡乃可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勳在此城取之劉公有所懼強請高公曰准節昌取之此中丞動業何啻淮西也二將言訖高公登城號令三軍曰劉中丞意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救援之軍彥昭是兩城之主得失只在城主又將士身中刀箭者並於城內養之彥昭棄城而遁則傷者死於內逃者死於外何以能安三軍悉與兒郎為主不能堅守城池忍遺兒郎頸犯白刃吾不為也且軍令在和不在眾謀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敵也昔

謝安石以羸兵七萬敗苻秦百萬之師魯姑女子之義尚能罷齊軍之眾況丈夫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匪石之心確乎不拔臣節有在三軍將士或號或泣喜躍兼弁成曰我公若在兒郎等死日生年於是距躍曲踴請求死戰

自此已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後並皆上城三軍同心萬人一德劉公見公色多媿報高公諭曰昔賢之用兵也任賢才布德政不戰而勝不攻而取今之川兵也尚奇策重權謀守必全戰必勝今以國步未清皇上巡狩大盜移都且須散金帛犒師旅使聞鼓而蹈湯赴火聞金而星布雲合賞給之備請中

奉三

六

丞條流城外小虜不足為慮

時圍益急西北角女牆悉盡賊居平坐顧視城中無不委悉軍士皆有難色高公精貫白日神情自若謂三軍曰今是壯士封侯之始忠臣効節之秋明主立賞以待賢懸爵以錫功彥昭身先士卒卒有異議者當按軍令言訖按劍前進慷慨咄嗟畏我忠誠賊軍稍解高公取私家牛馬大會將士肉山酒池三軍皆醉高公為三札之將戰士為萬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茲日賊雖小退兵眾尚強高公命幕佐修狀請益兵判官尚華狀稱賊於西北壘道更高左擊右攻平視城內日夜交戰以棚為牆鋒刃相持不踰咫尺伏惟

僕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遊魂之年返骸之日謹對
狀上伏聽處分判官將呈高公高公見之謂尚華曰
判官輕我軍士卑我將帥若值六國爭衡吾則與廉
蘭齊驅如逢佐漢開基吾則與韓彭並進今城外小
虜可以權道取之尚華未盡深意焉得壯賊兇威易
我王師乎索紙自修其狀高公狀云看此賊勢朝夕
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頻日出師乘其不意生擒
大將等三十五人今見令所由錮身送上斬首三千
二百級賊徒膽破軍勢不安逃遁有迹日夜枝梧免
落奸便伏惟高枕不用遠憂謹錄狀上劉僕射得狀
忻然慰懷謂將士曰良將在西吾無患矣選驍雄之

奉三

七

士八百人重加錫賚戎械鮮潔令赴寧陵半夜而入
蔡人不知乎明蔡人逼我城邑且貔虎之士一以抗
百鞭鼓一振萬矢在弦鳴笛一吹千弩齊發兇徒瓦
解何牧野之類焉遍野積屍昆陽之可匹蔡人謂
我救軍從天上來遂亡旗而遁高公練其騎士追之
俘斬萬計自寧陵至於襄邑樓船寶貝悉為我有倉
庾輜重實我資糧汴河之陰枕屍數十里皆高公義
勇之功也

時劉公書與高公勞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國家之
襟帶元兇傑逆竊弄神器洽與五軍大戰幾落奸便
走馬奔馳分為擒虜昔燕昭王收燕之餘人欲報強

齊雪先人之恥折節下士卒招賢俊築壇拜節郭隗
為師於是樂毅自魏而至燕國既安人民樂為用也
以樂毅為上將軍糾合諸侯共伐齊下其七十城今
洽為國除殘去害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異代
開生夷兇翦暴心貫白日功高一時請迴洽官爵並
與中丞事寧劉公表奏焉詔拜公御史大夫實封一
百五十戶

公英謀獨斷為天下紀綱武略雄圖有濟世之策變
化在乎方寸神鬼不測奇謀拔濮陽則齊魯亡魂守
寧陵則獨正王室趙魏燕齊之列將爭來款附嗚呼
天降兇孽禍亂相尋蚊蚋亂飛處處皆有高公獨守

奉三

八

孤城奮不顧命徘徊嘆息嗟漢祚之暫衰慷慨懷忠
知唐運之復振烈士臨難而盡節忠臣見危而致命
力竭弓劍血殷朱輪杖戟咄嗟懦夫增勇積屍成觀
豈寧陵之足高流血為池嫌汴河之不廣元兇遁走
江淮又安千載之後尋巨唐良臣傳知高公盛德之
不朽也何必寇恂河內鄴侯關中而已哉夫子曰丹
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也公之元勳碩德巧思奇
謀隨機應敵戰必勝守必全實曠代罕儔也

時壽州刺史御史張建封總師五千屯於霍邱時希
烈兵威大盛一戰而伯儀棄甲再戰而哥舒拔城大
梁雄藩不暇自守維揚巨防屢申款附公用軫於懷

謂三軍將士曰今大盜移國京師不守公私塗炭皇帝蒙塵未見中包胥慟哭於秦庭但見姚令言稱兵於肘腋希烈屢勝則必驕驕則可圖也軍雖小仗順可立大功在於此時也

公雖外示威武而內攻守之計未知所出百姓李通耽耽之士也聞之謂子弟曰吾聞君侯勲庸久著才業甚高衆所具瞻遠近景慕今以西鄰傑逆密邇封疆有勤王報國之心無曹劌蒯通獻奇之士於是策蹇足造軍門請謁於公將吏問其故通以情告謁者乃見之公謂通曰來我轅門有異見乎曰然公曰子試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揮洗元德三詔亮廬韓信

奉三

九

請計於左車此數者求賢之謂也夫決安危之策定理亂之機佐造化之功攬英雄之士除天下之禍議萬全之計不在思賢而在知賢今天下安危在於淮楚師律振則三吳安三吳安則國家不失外府君侯即宜收集子弟禮遇豪傑閱子房黃石之書披淳風衛公之術奪賊馬以益騎收賊糧以益儲殄滅元兇致君堯舜若不然則閉壁深壘按甲養兵自保封疆外假英雄內修文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是縱不能牧馬申禁豈使虜入封境哉張公曰子少止吾知之夫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聚兵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昔者李陵提步

卒五千深入絕漠當單于莫量之衆吾今兵數不減於陵矣賊又損帝王之號假諸侯之力已下襄陽而令若秋霜盡歸本鎮而飛走無遺殺戮不辜過於亦眉黃巾矣及攻州郡剝喪黎元塗炭士女奪人之妻離人之親劫人之財孤人之子王孫之室翻為原憲之貧糜竺之家乃作鄧通之鬼天怒神怨此可取乎今當圖萬全之計不知一戰之策也張公深識遠慮潛圖密謀人所不測也知本道必有與賊通好之事賊必有往來傳命之使欲因斬之以建功業大興師旅以成其勲是以匿銳沈精通不之知也

奉三

十

謂三軍將士曰揚楚之人故多怯懦准寧兇勇難與爭鋒今可以權計羈縻而取之遂表行在使討擊副使溫術於元兇塗出壽陽張公知之乃繫術於官舍而搜其行旅果獲款狀使使上進有詔追術帝親問其故溫術雖即言之猶為魯諱帝謂術曰張建封據一州之地馳半縣之卒當賊大衝少遊居維揚雄藩脂膏之地十萬之師嗷嗷可致寶融河西之節應為漢網疎也帝居行在且復舍垢而已

尋元兇使偽殿前散將兼衙前虞候楊豐送偽赦書於揚州張公察知而獲之乃集三軍將士百姓士庶等謂之曰李希烈起自我行驟遷台鼎素無才行偶

過時來而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禍物極則返木秀則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揚豐敢與兇謀構我節使昔漢將寇恂斬魏器使而下其城今是時也斬豐而表聞帝覽表大悅加公御史大夫濛濛廬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勅書手詔繼踵而至軍聲大振

公於是敵大幕立義旂賞英賢練士馬大豪傑俊爭來効節公皆隨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盡其能幕府無遺才矣遠近向慕元兇懾氣將士皆樂死戰公乃蒐三軍之實聽輿人之頌少長有禮知其可用因元兇北下汴州東破襄邑全師攻逼寧陵土山壘道

奉三

土

瞰臨城內公乃悉銳躡其後師次固始賊顧望寧陵返旆至於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馳以赴固始之急張公既解寧陵之圍復全軍歸保於霍邱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既而欽至策勳慶賞遂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敗後尋亦憤然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使錫賚繼至御札盈箱其見寵遇如此

奉天錄卷三

奉天錄卷四

唐趙元一撰

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北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潛然流涕時上謂尚書渾公聳轡而對曰易稱先號咷而後笑素王之至言肅宗幸靈武代宗幸陝郡尼父遭匡人之難絃歌不輟其聲故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六師巡狩駕次駱谷青山有八十四頭盤直上千仞山勢崑崙攀蘿登陟見蓬萊之遠岫遙望五峯似一拳之培塿山頂無草草木直下望煙霞時聞春鶯關關往往山鳥叫嘯日肝萬乘思食前路尚遙躊躇

奉四

之間忽有一徑不容乘騎人可纔通循此而行過數百步忽見僧房殿肅廓宇清閑石砌散花金鋪耀日彩素丹膜樓殿過窳寶鐸喧空和鈴雜吹地逾高勝境界難思池沼澄虛下含煙霧異果呈寶殊香滿空千葉蓮開萬年花發芬芳苗苗相映林泉又見老僧年踰八十貌古神秀氣清體閑先驅指首謂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嶇谿谷萬重杉松拂漢脩途尚賒日肝須食帝將憩駕御膳如何老僧曰聖人行幸迴駕在近左右扈從其數幾何先驅曰若在路從駕其數莫量今在左右纔有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介意先驅見山中山物既少慮難修辦老僧心知謂

先聖曰昔左慈仙士也尚厄酒片脯犒勞三軍醉飽
況香積之飯戒定慧之薰修百萬人天尚猶不盡况
乎一千人數何足多矣於是飯瑩珠光羹鮮玉液明
踰麗雪香齋芳蘭扈從千人無不飽足聖人慈駕歡
情見容心思聖言載忻載躍食此飯者身安體輕皮
光色潤知是聖人無作作則感動天地靈祇百應
是亡機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徑路僻人稀山
頂孤峯唯聞猿嘯清風明月空伴經行之時流水行
雲豈知坐禪之劫

聖上迴駕循路南征俄忽之間迴首返顧但見空山
萬仞石壁千尋草木不生罕逢人跡皇帝倍生驚異

奉四

二

馬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諸佛聖化也國祚之所
恃蒼生之所仰願朕早尅京師天下通流必無留難
言訖循此數百步南望漢江仲春草青俯臨細水日
送歸鳥心懷漢宮皇帝潸然不覺揮涕百官扈從強
笑含哭從此南行不過三五里即入崆峒之谷首下
萬尋風水淅淅似鳴珮之逸韻雲蘿蒼鬱狀仙洞之
幽棲石壁紅崖自然錦障猿聲鶴唳過客傷心於時
三秦遺老垂涕而望乘輿行路咨嗟相視而思漢德
趙魏之將返旆而討賊臣恒冀諸侯攜手而歸德化
三吳三楚稽首而捧綸言三蜀三秦罄節而宣王命
駕次漢中梁洋節度嚴震草創朝廷盡忠社稷位兼

中外鈐敕羣行在肅然遠近忻慕四方貢賦如百
川之奔東海也南方士庶如岐陽之輻輳焉

上以偽號未削志復中原盡禮接垂釣之寶聲思感
拔山之將皇帝曰萬方有罪責在朕躬今社稷不守
播在山谷緬思七廟無主入陵絕饗莫不痛心疾首
今須擇名將棟良臣授鉞專征誰可任者朝廷衆議
以工部尚書渾公可充此役乃擇日齋戒設壇場皇
帝先居正位渾公北面而立帝親操鉞授公曰上至
於天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勿以受命而重死勿以怯
退而喪軀審候敵情善觀時變務在全軍濟衆順天
除害公乃卜吉日備軍儀鑿凶門而出師帝自推轂

奉四

三

乃辭而行是日軍中不聞天子詔但聽將軍令介冑
之士愕然相謂曰萬國蒼生之命懸於將軍矣
渾公身擐黃金甲領步騎三萬從斜谷出師李楚琳
雖與朱泚通好畏我奇謀不敢出戰渾公自渭橋
水之陽引師東上至武功縣會泚以步騎四千人王
帛三千馱自長安而來欲往鳳翔涇原充三軍結好
共拒天命會公於武亭之川泚卒素豐金革先來挑
戰渾公以士馬遠來未獲遂抽軍於武功西陂下營
以挫其銳氣渾公先與羌軍和好使其游騎引之取
路於東原而入渾公自將麾下從西陂而進合勢感
之賊軍大敗斬獲殆盡積屍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

驍卒四千一無遺脫所獲金帛並充羌軍賞給禮而
退之公一無所取然後引軍入奉天城移牒諸道謂
北靈鹽邪寧涇原鳳翔等諸道繼至中原尅復自此
而始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
又曰剛亦不吐柔亦不如其渾公之謂矣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
孤同華節度駱元光神策制將高秉哲潼關大使御
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渭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
北布兵騎上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從苑東北角
填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爲門下平章事委
以心膂光晟勢窮因爲內應李公縱騎至於白華殿

奉四

四

泚方知官軍大入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宮
苑殄掃羣兇然後使之號令謂都人不知軍令肅如
也

渾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從中渭橋而入公與
李建徽韓游瓌戴休顏張獻甫等西至茂陵東至周
市坡夜半下營晞明就路逮乎日出連騎齊驅朱坊
焰天元甲鱗地咸陽孤城一鼓而下

渾公使先鋒遊騎東入長安然後大軍繼至與李公
同臬兇黨先鋒至三橋逢李公使者齎牒與渾公令
取北路追泚渾公却入咸陽與諸將計會諸將皆云
李公使者言從東面收城國家金帛寶貝三軍豐足

而我諸軍跋涉山川侍衛乘輿草創建朝廷返旆破
殘賊李公下長安賴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出賊移
牒此軍是輕我也且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見機不取
更欲何爲且李公士馬不過十五萬金帛既豐必有
驕伐之色宮苑綵女悉爲僕妾各自顧金帛守妻子
誰爲戰者今我此軍且有朔方神策幽隴宿衛不下
二十萬若卷旗而取之如餓狼之逐跛兔鷹隼之擒
困雀也騏驥之逐駑駘也今若不取後難圖也渾公
愕然而謂三軍曰將士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且關
相如駐車遊廉頗分路而行車下之人請歸穡養相
如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

奉四

五

路廉頗有不強之色臣下無依請歸田里相如謂從
者曰廉頗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
吾尚不懼秦昭王豈難於廉頗耳今諸侯不敢加兵
於趙者爲吾與廉頗若我與廉頗相得失勢不兩全
諸侯乘危而進軍趙必危矣吾是以避路爲趙國社
稷非難於廉頗也從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
遂拜拜受命廉頗問之負荆請罪爲刎頭之交吾今
亦然也吾有保衛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兇
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竊號於梁國懷光不實
於晉府聖主巡幸而未返楚琳伺隙而進軍當有懷光
得志於蒲晉希烈侵淫於河洛齊魏抗兵於封境即

人臣道喪聖主安根本未寧枝葉何寄吾是用勦
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臣將士優賞至高足豐其
用公等父母妻子並在長安今若與馳逐則白刃之
下孰辨賢良黃塵之中寧分貴賤崐山縱火玉石俱
焚霜飛上林芳蘭同隕流血積尸之地寧分父母之
容千軍萬馬之中孰察妻孥之狀公等血屬豈不殆
哉今若勦力同心共成王事誅斬兇黨獻捷王朝子
孫榮慶於前恩光更流於後豈不休哉三軍將士曰
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所知也敬奉命引
師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寧州官屯從者梟首送於漢
中渾公擁節與諸將返旆迎駕而歸於國都也孔子

奉四

六

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代守之以怯詩云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豈不然乎

李公晟電掃關中梟擒已滅風行草靡車軌攸同兇
黨伏誅枝葉皆盡逆人之迹並令削除天府神都咸
稱萬歲李公軍政鄭雲遠時為行軍司馬收長安為
前驅馬畜銳被堅拔距摧敵上知文武絕倫深謀邁
古屢有詔旨寵錫殊常初收京師充搜獲宮殿斬決
解補皇城留後灑掃禁衛如此等使踰三旬馬車駕
歸復京師尋遷給事中衛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
公文武上才聲名藉甚執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謂諸

執事曰晟有渭橋之捷並是鄭雲遠之功今天下無
為方欲指陳得失莫見皇帝還京有乖雅意眾俱芒
然唯稱不敢其見推功之切如此張或侍郎令公之
子婿也見機之士也請固守渭橋倉轉輸諸軍糧儲
有繼秘略元勲忠誠決命贊令公義勇參佐幃幄大
興王師掃清宮掖可謂佐略之雄也王賁侍郎即令
公之宅相也志大氣雄酷似其舅佐渭陽而主定大
業功冠平時統師旅而雄勇絕倫忠義宏代累受詔
旨誰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謂大丈夫處其
厚而不處其薄矣軍帥孟日華膽勇殊倫謀猷罕匹
以戰必勝所謂興王以守必全所謂寧國七擒七縱

奉四

七

深知敵情負戟前驅當鋒瓦解解帝嘉其誠節寵錫殊
常尋拜工部尚書渥恩屢至可謂中興之良將也令
公輔天地正星辰實此四公之力也雖古用賢不啻
過也

令公崇重刑法不貸時僞門下平章事張光晟恃內
應之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於眾臣之上李公知
其姦詐乃集三軍而讓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
反是以同隙吾聞忠不惡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
晟嘗且同謀不終其義佐漢又非純臣事迫勢窮返
噬其主晟方掃除妖孽洗滌宮闈四兇碎首於王階
三苗屏除於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

戮以戒將來豈可使首鼠暨子與我同天平付都虞候賜之極刑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此乃賊臣之詞君子曰神策祕筭豈昔智而今愚俱爲漢臣何前忠而後亂二心事主豫讓之不爲三思而行季孫之善志

李公一清宮掖德比伊周再殄兇渠功超衛霍社稷立宗廟安命有記言三字之官百司不紊表奏行在詔命公自苑園畿甸皇城諸鎮各量功補授其廊廟資格制於行在

工部尚書渾公自下咸陽追捕逆黨與四鎮節度迎駕於梁洋大駕還京威儀輦轂前後部伍兼四鎮六

奉四

八

軍神策威遠並渾公爲總政而歸於長安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渾公有馬

皇帝發自南朝來歸鳳闕雨師灑潤風伯清塵玉柱金繩御路星布金吾六軍神策四鎮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衛將軍省閣郎署先驅後殿旌旗蔽野雅樂喧空麗日披雲綠山被谷駕次陳倉縣鳳翔節度李楚琳與九縣官吏耆老等五千餘人拜舞於上前上令中使宣勞官吏耆老等楚琳一無所問以其貳於我也初楚琳與張鎰腹心見泚僭偽遂賊殺鎰而歸泚

授楚琳鳳翔節度泚攻奉天楚琳供應及李懷光救援軍次涇陽泚却守長安楚琳勢窮遂進節奉天帝不悅命左右焚之即欲議議上以天步猶阻舍垢匿瑕且爲容忍遂發使賜楚琳節羈縻而取之後懷光阻兵帝幸梁洋楚琳又與泚通托帝聞之深不平皇帝還京楚琳從駕至長安詔授右衛將軍表請出家有詔依請遂不得志愁憤而卒

奉四

九

上至咸陽縣李公以金商同華神策等軍馬自丹鳳橋至於便門六十餘里御路兩旁前後魚貫錦繡交錯朱紫相輝鐵馬排空霜戈曜日工部尚書渾公嗣邠王寓京師都防城使侯仲莊靈鹽節度杜希全渭

北節度李建徽駙馬都尉郭曖邠寧節度韓遊瓌羽林軍使令狐建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餘人並是柳營上將麟閣功臣爲前驅焉

上發自咸陽縣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駕於路寶幢幡蓋金爐輦輿排空塞野駕至三橋中書令李公與同華節度駱元光金商節度尚可孤潼關節度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制將高秉哲等奉迎於乘輿李公見上自撲於地號哭良久氣絕上亦悲不自勝詔令左右灑水救之方得蘇息文武大臣莫不掩面雪涕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鋒刃交馳將必清宇宙之沴氣洗乾坤之瑕垢然後返旆

歸朝致君堯舜不期事在蕭牆禍生不意涇原作難
朱泚亂常大駕播遷宗廟無主此則國無謀臣致有
斯禍言訖哽咽舉身自撲流血灑地億兆之衆莫不
潛然

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復神京百姓衣冠或號或
泣或喜或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燈
狀嬰兒之逢慈母是知龍蟠虎踞之地非蚯蚓之所
居麀穴鳳巢之場豈鴝鷓之所止慶雲騰而萬方喜
麗日升而六合明散寶玉以賚功臣改秦科而用漢
法吳山楚岫雲霧廓清碧海滄溟波瀾肅靜文無不
盡武無不甄堯風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萬方泰於

奉四

十

是議封賞禮山川蒲輪結轍於幽巖茅土分封於將
相皇帝巡狩知稼穡之艱難大駕親征悉軍旅之勞
苦玉移荆岫陰德潛通桂馥幽林芳香更遠
於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鴻恩於大赦率土大同羣生
遂性然後聖上坐紫極而問政考青史以求賢于官
指日以獻誠萬方重譯而來貢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雷霆息怒明煦嫗而為心日月所臨知聖德之光大
修神農之播植垂堯舜之衣裳凡在生人孰不慶幸
方復責躬克讓庶績咸熙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察璇
璣而齊七政調律呂以暢八風疏山奠川任土作貢
休徵允集惟德動天書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時大極殿前紫荊樹直下數仞偃蓋盤旋枝葉蔓延
傍蔭百駟羣兒竊據磨牙噴毒物由人感其樹勁死
皇帝歸復榮茂如初則知聖澤滂流恩霑草木時金
吾將軍論惟明上詩曰豺狼暴宮闕叛徒凌丹墀花
木久不芳羣兇亦自疑既為皇帝枯亦為皇帝滋草
木尚多感報恩須及時皇帝披翫久之龍顏大悅令
中官馬欽淑宣旨勞慰賜絹一百疋雜綵二百段金
盤一信宿帝謂惟明曰朕心即終南之不移卿志如
寒松之不變不惟吾答卿勤王別有茅土報卿志義
尋除渭北觀察惟明受旨而色不暢帝知之謂惟明
曰卿家有諱所以授卿此任也惟明受詔赴任續有

奉四

十

詔旨謂惟明曰卿父成節但諱成不須諱節尋加渭
北節度兼觀察處置等使中使繼踵其寵遇如此
時洛陽定鼎肅穆而禁苑生風西漢秦宮垂拱而神
光滿室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興萬姓千官接袂而
沾聖化方且大引時望廣樹腹心蘭菊無遺幽滯必
舉遠安邇肅俗阜民康分建諸侯維城作鎮渾公殄
懷光而鎮河中李公撫涇原而鎮鳳翔然後知邦國
有難忠義挺生則天欲崇武氏狄公為死諫之臣韋
庶人構禍宮闈劉幽求定策梟戮安史繼逆汾陽王
功濟乾坤建中之孽功臣掃定妖氛而清帝室美
矣哉松筠之節經寒霜而轉秀英雄之士對白刃而

彌堅凌風守義破膽隳腹不恡平生志伸主辱故能使兇徒瓦解不忘戰將之功醜類殄殲足表漢皇字之德美矣善矣實社稷之臣也

奉天錄卷四

奉四

士

徐岱奉天記

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合統兵一萬屯于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眾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路又不設支軍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楮資實山積馬萬餘蹶皆沒為汝州遂陷攝刺史李元平為寇所獲賊邏兵至于彭婆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八考

哥舒曜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使姚令言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上從之上同

秀實與海賓密謀誅泚泚佯入請問計事而海賓置匕首于靴欲以相應為關者知覺秀實遽奪源休笏

奉附

挺而擊之上同

十月十日賊泚自統眾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上倍以財幣一百八十萬欲轉輸入城少游強收之二百二十九考異

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亘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潛然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二百三十考異

幸奉天錄

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以內侍一人監之二百二十考異

李晟至東渭橋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

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二百三十一考異

三月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小步騎百餘萬同上

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于涇州二百二十考異

奉附

二

附錄

新唐書藝文志雜史類趙元一奉天錄四卷

宋藝文志傳記類趙源元不作一奉天錄四卷

直齋書錄解題雜史類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起建中四年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克復神都

明文淵閣書目宙字號唐奉天錄一部一冊

焦竑國史經籍志雜史類奉天錄四卷趙元一

此秦人趙元一所紀唐德宗幸奉天之事也自建中四年李希烈作亂涇原兵變朱泚僭偽李懷光州逆

以至渾瑊梟除大憝李晟收復京邑而止是書每段

多用儷品形容之又引詩書語贊歎之其敘駕次駱

谷誤入別徑忽見蘭若有八十餘歲老僧扈從千人

奉附

三

應時飽飯回駕南邁倏忽之間不見僧舍但有空山

涉于神怪類小說家體而于渾瑊李晟李勉段秀實

皆稱公以寓尊敬之意他人雖顯位直書姓名也宋

子京作新唐書多采其說成都龍變堂觀察以是錄

遺余爰記于後張澍跋

右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按元一事蹟無考是書

新唐書藝文志與徐岱奉天記崔光庭德宗幸奉天

錄並列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宙字號有唐奉天錄一

部一冊殆即是書而缺徐崔兩種則久亡矣至焦竑

國史經籍志又載是書而仍與徐岱崔光庭兩書並

列蓋焦氏所紀多未見之書微特徐崔兩種恐此書亦未嘗寓目特據唐藝文志而仍錄之耳各家書目亦未紀及此爲秦敦夫太史所刻謂得徐星伯太史家藏本夫以德宗之昏愚而能光復故業運籌於內實恃陸宣公一人而是書於其謀猷較疏均未之及則所錄固未得其要即如源休號火迫鄴侯見唐書及各說部實足貽千古笑柄而但紀號朱泚爲熱熱堯舜號希烈爲當年桀紂未及謂休語則所錄仍未甚詳至渾瑊雖一代元勳而人材實出李晟下遠甚錄中紀瑊事極力鋪張恐亦不無溢美若行文多用儷體此自唐人說部積習然間有未甚工者以舊帙

奉附

四

流傳日罕特重梓焉餘見顧徵君廣圻序不贅廣圻字千里以字行咸豐壬子小雪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唐趙元一奉天錄四卷元明藏書家均未著錄然全文備載永樂大典中不審當時何以未收入四庫意其與正史牴牾文義錯謬無從考證耳四川龍觀察萬有得諸徐太史松家未及校正以活字板印行不分卷數截然四段細按之即原書四卷也近又得常熟張氏本雖是舊鈔所分四卷多寡不一改易未甚精允今仍從永樂大典本擇其善者補正一二其不可強通者仍守闕疑之義此書與安祿山事蹟平巢事蹟相類皆唐人舊帙絕無僅有之書沈晦深爲可惜司馬溫公通鑑考異引徐岱奉天記八條中有一條與趙錄字句悉合則在宋時徐趙兩家亦已混

奉跋

一

淆局中未暇剖晰此可證也刻既竣爲跋數語以質龍徐二公庶不負傳世苦心云江都秦恩復伯敦父跋尾

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自建中四年十月至興元元年七月紀德宗如奉天并奔梁州收復京師還長安事甚悉載於新唐書藝文志與徐岱奉天記崔光庭德宗幸奉天錄等並列書已久亡乾隆間館臣從大典唐字韻鈔出未及進呈大興徐星伯先生得其藁付四川龍巖堂觀察以活字板印行原鈔不分卷數江都秦伯敦編修因其截然四段似即原書四卷次第遂據唐宋藝文志分為四卷刊之石研齋顧千里為之校訂撰序並攷新唐書之誤二條荃孫因石研齋本亦流傳日少因重刻之刻既成又得一本亦秦刻而字句多異其中多字如序至軒轅征蚩尤轅

奉跋

下有氏字漢高夷凶靜難高下有祖字卷一大梁節度度下有使字用仇進忠為同華等州節度度下有使字及與諸將同語及上有不字僧昭悟應召而中之悟下有夜字左三統軍三下有軍字朕之願足足下有矣字卷二自魏博練精兵博下有團字爭功效死死下有者字詔加工部尚書加下有公字卷三魚躍沸渭雖下有而字兩通字如卷一巨海之澆發光熒作螢傳食而過食作馮上從之從作許君臣悲淚淚作涕鄂公取之若指掌若作如臣若不行行作達自古臨危貴道存作道貴飛書不遂遂作通中使罪文秀文作進志誠感神志作至卷二寒不備裘備作

御奉天士眾間之眾作卒卷三流血為池為作成白玉不雕雕作珣卷四凡在生人人作成誤字如序曹六茹茹誤作氏卷一梁洋節度使誤作洋梁節度使宜例不都統李希烈一段不提行中應提一行河陽節度李元元誤作元書有傳唐并賜費金帛費誤作費賊已列陣通化門賊誤作則右領軍使領軍誤作羽林嗣邠王寓邠誤作邠應定見神策六軍應誤作夜泚顧望錯愕錯誤作惜草亂之開草誤作革鍾雅咄嗟雅誤作牙按鍾雅落日胡笳吟上苑胡誤作朝終有火拔控轡之難拔誤作折按折胡笳為火設伏於漠谷漠誤作莫召善走砲者走誤作定散布城牆

奉跋

之上城牆誤作雲梯陸伯言有白帝之功言誤作年吾豈困哉豈誤作其卷二九子澤九誤作孔三札之將札誤作禮按三札見韓詩外傳即棄城而遁即誤作節劍南西山節度兵馬使西山誤作山西戶部侍郎趙贊賤播州司馬贊誤作鄧有司條流移牒諸道流誤作疏皓令三軍曰令誤作謂卷三公私單乘乘誤作軍天地先聲先誤作義決戰於汴水之陽汴誤作沛按汴誤公等禦之等誤作皆今見今所由由誤作令由揚今稱在官人役如選驍雄之士驍誤作勇自守維揚揚誤作陽卷三攬英雄之士士誤作志知其可用因元凶東下因誤作也錫賚繼至賚誤作賚卷四梁洋